

十日談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發行
三十三期

目要

孔老二的死 在第一公園 初夏漫寫 筆
南國文壇人 唐槐秋印象 廣州報章小品
記翔殷皇后 曹家渡舊事 護海公出巡記

盾牌圖



DECAMERON

NO. 33
角一洋大份每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

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為宜，即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篇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興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須有新價值者為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稿簡則。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為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為一般人興奮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為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為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視為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械先生譯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為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此欄係本期新設，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

雜錄 一切什里什葛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即入此欄。

吸煙室 此欄將於下期開始，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吸煙室之閒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有師生長期給十日漫畫，各家奇稿亦甚多。

讀者通訊 此欄前未有，但如有好的通訊，便當刊載。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來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談 日 十

不理為妙

文言白話之爭，好像又在開場了，其實那是不成問題的，何必再來一度論爭，未免太多事了。置之不理是頂好的辦法，讓他們安安逸逸去做大夢。比方患了精神病的人，你一定要開導他，和他講道理，不是太出力不討好麼？文言白話老早就沒有問題了的。

其實文字不過是發表思想的工具，現在是應該進一步來整理思想了，封建殘餘之蟠據於吾們的腦中是很多端而且根深蒂固的，我們應當加以肅清。倘使由此種反動的思想而出發，雖則仍用白話來寫文章，白話有什麼用？

這也許具有一面的真理，真個用白話來寫成的，決不會是此種退化的東西，因具有那些反動傾向的，必然走向文言之路，而白話必然是表現那前進的姿態。內容與形式，具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那麼打倒文言，即是打倒封建思想了，是承認這個論戰是有價值的了。但我還以為是置之不理為妙。白話的地位現在是已經確定了，何必再有輕舉妄動，只要靜靜地等待那些頑固的老不朽以及遺少之流的死亡好了，不必答話的。而且有此種餘力來和他們嘈囂，不如努力於別的更重要的工作，如剷除餘毒，開拓新境地，更值得吾人去理會。

前進的人是用不到左顧右盼的，我們須遵循一貫的大道向前邁步，不要理睬無關緊要的雞鳴狗吠，當我們走過三家村時，可以有此種鳴聲的。

我們應該善用我們的精力。

十日談第三十三期目錄

不理為妙	記者	三一七
新的展望	詠萍	二一八
第一人做得嗎	品澁	三一八
替花瓶申冤	何須	三一八
生活問題的解決	勞心	三一八
澄清吏治詰異	柳乃夫	三二〇
實淫論	樹三	三二一
予欲無言篇	西瓜子	三二二
孔老二底死	眉陀	三二四
禁裸運動	李三郎	三二六
瓊崖種種	羅谷山	三二八
筆	手宗	三三〇
在第一公園	樹三	三三二
扒手在船中	翠峯	三三五
初夏漫寫	形雲	三三五
漫畫集中	排頁	
唐槐秋印象	梔子	三三七
南國文壇十人記	錦楓	三三八
談廣州報章小品	敏梅	三四〇
記邵爽秋	荊祥鼎	三四〇
世外桃源學生生活	濂人	三四二
會操隨拾	史濟宏	三四二
學校裏的煙	小盧	三四四
學業	古月	三四四
漫天風雨說屁股	維梯	三四六
翔殿皇后	黃霄	三四六
曹家渡盛會小記	準之	三四八
護海公出巡記	秋棠	三四九
陸氏血案	家械驛	三五二
吸煙室		三五四
編輯室		三五六

新的展望

詠萍

有客適從首都來，談及該處實行新生活以來，一切都充滿着「新」的氣象；如「禁娼」「禁烟」……等。

各機關職員，也都能厲行新生活，不但個人實行；而且能勸導一般民衆推行「新生活」。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事了。誰說中國是「不上進」的國家。誰就是傻子。

富麗堂皇的外交部新屋，已全部完成，矗立在空間，確是偉大。假如你打這裏經過，一定要逗留三五分鐘。同時，對中國的外交前途，一定抱着無限量的展望。

終於我們一輩人太平了，沒有從門禁森嚴下溜進去一觀偉大建築的光榮。

大概在月內要大開正門，宴請各國的使臣，到這裏來觀光呢！

表現在我們眼前的，盡是些「新」的氣象，怎樣的值得慶賀，也無怪要提出一筆費用來開會——宴會，慶祝呢！

我們深信過去的外交，也具有相當的功績。一二八，九一八，敵人的「武力外交」，我們絕對不怕；我們有我們的「鎮靜外交」，去消滅他們威力。

但是，一般人太苛責外交當局的「不抵抗」了，處在這樣實際地位之下，實在有些「自不爭氣」之概呢。

我們虔誠地祈禱中國的外交，在這新屋落成禮後，更給與我們「新」的開展，等着吧！

「第一人」做得嗎？

品提

在泰山閱得太久，沿膠濟綫大換空氣的馮大胖，到處都留下他底鬱結得多年的滿肚子底牢騷；最近給某小學一番演講，很警惕，也很悲壯；他說，人，應該抱定「做第一人」的信念；在這需要抗日的時代，小朋友應該做個抗日的「第一人」；這些話，充滿強烈的情緒，含有至深的哲理；不過，就做「近代人」的哲學上說，却說得太天真，也就是太蠢些！

做「第一人」的歸終，可以取得社會的或個人的物質上或精神上的收穫，這確是事實：中國底漢劉邦以一平凡得很的田舍郎，抱定了做「天下第一人」的信念，揭竿而起，終於坐上皇帝的寶座，這在私人的收穫上又多大？土耳其的凱末爾，蘇維埃的列甫，都是「天下第一人」的信念者，由艱苦卓絕的奮鬥，他們把國家的基磐奠定了，把人類的痛苦解除了，這在社會上的收穫上又多大？那末，照理說，誰都應該去做第一人，而馮大胖底話，該說是非常的明達老練，而沒有半點兒蠢氣！

不過，「近代人」就不這麼想；他們注重個人的收穫，儘可以以把社會的收穫犧牲；其達到個人收穫的鵠的，也擇取康莊的捷徑，那是平安的，穩妥的；做「第一人」的收穫，有時於個人雖很豐美，却是一條艱險的歷程；要從荆棘裏去開拓坦道，從黑暗裏去追求光明；危險，不確定，需要碰壁和犧牲！這不是「近代人」所願擔當的任務。「近代人」底思想行動不確定，今天喊阿貓為爸爸，明天會叫阿狗做爹爹，隨風轉舵，見機行事

；這邊有希望時就一起兒傾向這邊來，那邊有希望時，就一夥兒鑽向那邊去；可以保皇，也可以革命，得左，也得右，會灰也會赤；結局，雖是吃着另一「第一人」的屁，但「天子堂」裏底樂趣已夠爲他們忘形！至於那些抱定做「第一人」信念的人，不屈伏，不轉變，埋頭苦幹，絕而後已：放逐，槍斃，囚禁，失蹤，被暗殺……便是最終的享受！那末，在「近代人」看來，這不是太蠢，太不識時務嗎？

生活問題的解決

勞心

人生於世，無不想活，而一想活，就有「活」的問題。想「活」就得謀「生」，故遂完成一「生活」問題了。阿誰不要解決生活問題，除非你到了棺材板之後。但是，給人害怕的，如甚麼世界經濟恐慌，不景氣，等一串連珠炮射了過來，於是首當其衝，便是中國人的生活問題。或者你是一個百萬家財的富翁，家裏金山銀山，任你發掘一兩年也不要緊，那麼一定不會感覺到痛苦，而且反會哈哈大笑。並不是我過事吹噓，其實在現在的甚麼不景氣的時候，最好就莫如有錢。可不是嗎？萬物皆賤的時候，有錢的人正好享受！但是，沒有錢的，可不好玩了。靠着兩三畝田吃飯的農夫，眼看着穀價向後退，而他的債台也高築了。同時靠了對手吃飯的人，給工價的壓迫，也只好抬頭望天而已。因在每人都謀生活問題的解決了。於是，張三也喊，李四也喊，連花花公子爺也喊了。

花花公子爺們爲什麼也喊呢？原因是多着啦，如出外「負

笈」的莘莘學子、穿蓑衣，食母飯，無限快活。於是正爲了這大消費的時代，便拖着愛人，聽戲，看電影，入咖啡店，上館子，到舞場，開房間，旅行……於是乎大快活了一天兩天，或者一星期二星期的，從家裏帶來的錢化完了，於是乎大興「有愛人拖不得」的情形，便躲在宿舍中，拉着歪奧連，唱着「無人過問」了。似這樣的所謂生活問題壓迫，實在可笑得很。乃者，在廣州又有一件離奇的消息，囚犯大訴其性慾問題缺乏之冤了。似這樣又是謀生活問題解決的別開生面的。

我想，關於生活問題，若要靠別一個人來幫助，這我實在不敢贊同。這正和中國亡了要靠國聯來替你挽救一樣的愚蠢。可不是，我們自己已有力量，何必要靠別人，這實在是一件不可解的事。一般謀生活問題解決的人呵，我們用不着自殺，也用不着連哭帶訴的站在有錢人的面前，我們有我們力量，我們大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呀！

一九三四，六，六，廣州

替花瓶伸冤

何須

在目前的時代裏，做女子的確是十分困難！坐守在家裏不出外謀事，別人要說她是寄生蟲，傳種機器的惡話；出外謀事了，別人也會說她是花瓶，給男性玩弄的東西。做律師我是一個男性，免掉了有這樣的冤枉的事！不過，我也要出來替被人稱爲花瓶的女性伸一下冤，因爲事情似乎太冤枉了！

未曾說到女子職業之前，我們需先要考察一下目前社會的實情，目前社會是動亂，恐慌，飢寒，失業者充滿着街頭巷尾

的社會。許多熟練的工人都有遭受失業的危險！所以，許多身壯力旺的男性都找不到工做，何況體力趕不上男子的女性。尤其工商業陷于總崩潰的上海，女子想找一個公司商店職員的位置是萬分的困難！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所以大部分的女性都是過着寄生的生活。但是，有些女子是殊無倚靠的人，於是她們就拚命的去找尋職業了。然而社會的情形是已經這樣的困難！她們想找尋職業，除了盡人事之外，其他的辦法是沒有了。

記得有一個在某公司辦事的朋友對我說過，有些女職員的位置是用她們的肉體去換來的。這樣還算好，我們不是時常聽見女子因找職業而被騙賣的事嗎！

許多的女子因為生活的困逼，經過多方的艱苦以至出賣她們的肉體而去換一個細小的職員的位置。但是一般人還要目為她們是花瓶，給男性玩弄的東西。而且一般人說她們為花瓶的理由是以她們打扮得滿臉脂粉！這，實在是不懂得她們其中的苦痛的說法。

我們要明白一個商店或公司之所以請女職員的原由，他們請女職員的本意並不是提倡女子業職！他們的本意實在是廣招徠的。用女人去做廣告的材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因此，她們為着迎合老闆跟顧客的心理，只有把自己打扮得紅紅綠綠了！不，她們的職位就隨時都有被裁撤的危險的！因為找尋職業的女子多着呢。

還有人說，打扮的紅紅綠綠的女職員，她們是自願給男性

玩弄的表徵。這是更加冤枉的了！我以為一個有勇氣去謀事的女子，絕不會有自願給男性玩弄的心理。雖則是有了，然而也是為着生活的逼迫的吧。我們不要忘記以出賣肉體來維持生活的女同志——妓女。她們為了生活，把她們的肉體天天都給男性玩弄了！試問她們有那一個是自願的呢。

歸根到底都是社會制度不合理所形成。現社會制度未有剷除之前，婦女的解放運動是沒有辦法的。試觀美國就會明白了。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但是女子還未有得到正式的解放。充其量亦不過政府機關有了一兩女參議員而已。然而大部分的女性還是過着牛馬的生活。所以婦女解放運動是要與社會革命運動有着密切的聯繫。

澄清吏治誌異

柳乃夫

的確，在這年頭，只要一睜眼睛什麼花樣也夠你瞧了，尤其是那官場中的醜態百出，無奇不有，使你聽來又是痛心又是疾首。真是貪官污吏年年有，然而却沒有今年那樣多。

起初，我以為中國曾經被人罵為無組織的國家，無法治的國家，所以貪官污吏雖多如過江之鱗，也覺得是應該的事情，一點也不足奇怪的。譬如易培基盜賣故宮古物案，證據確鑿，有口皆碑，然而拖延至今，為時已一年有餘，不特沒有歸案究辦；反而弄到檢驗古物，需時尙要一年又三個月之久，在此清查期中，誰敢就你不再來一個易培基，那麼，古物不清則己，一清就會嗚呼哀哉了。

事情並不可恥，日本也是一樣的糟。這次財政次長黑田爲台灣銀行事件舞弊一案，不是連內閣都受了影響嗎？所以貪官污吏，並不是中國的特產。不過我們覺得有一點區別的，就是黑田事發後馬上便被革職收監。

無獨有偶，連那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溺職放浪的官吏呀！雖然他們沒有貪，沒有污，然而他們總算是於民不利。據最近大公報載：

蘇聯防止消耗與怠玩公務之運動，近來雷厲風行，當局對於莫斯科公幹之官吏，有行動放浪，耗費公私款項者，取締尤力。頃有官吏十八人因酗酒與行爲不檢，被判徒刑三十日，此外有十三人因糜費公款，將予以更嚴之科罰。諸人於判罰外，並將其姓名，住址及職銜用黑體字在各報揭布，以昭炯戒；在彼等刑期屆滿後，收由警士押解回籍，俾其僚友知所儆戒。查此項被罰人員，均係身任要職，位望顯赫。故此項懲戒辦法，在身受者極爲難堪。此項被拘官吏且均係來自斯丹林故鄉喬治亞邦，由政治密探將彼等自各大旅館拘獲者，此輩均係藉口公務留於莫斯科，以享受首都之夜生活云。

這裏，我們發生兩方面的感想：第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官場中猶不免有怠職嬉遊的官吏。可見舊社會遺留的餘毒，實非一時所能洗滌淨盡；反之，在那封建殘餘或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中，貪官污吏的多而且濫，自屬理合應該的事了。第二，在這裏，我們看到因酗酒與行爲不檢或糜費公款這類的事

情，便要受徒刑，登報紙，押回示衆等處罰；更看到身任要職，與×××同鄉等關係，幾乎疑爲傳聞失實，如果果有其事的話，我只好替他們深爲嘆惜：就是他們爲何不生活在我們貴大中國呢？因爲那有南無阿彌陀佛的庇護，雖無故殺人，私吞公款，刮盡民財，荒淫終日，也是正而且當，安而無慮的啊！

賣淫論

樹三

在一部人類歷史中，只因遠在千百年以前，就有一部分女人以賣淫爲業，終成制度，於是這趕到近世，遂也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成了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關於賣淫制度或娼妓制度上所發生的問題，而對這個問題所不容易解決的焦點，當然就是對此制度的廢除與維持之爭。即如今日的南京市，雖已進而到了「廢娼」與「開娼」之爭，要也不能出此所論的範圍。

茲姑先就首都所在地的南京市來說，既然有了所謂新生活運動之勃興，則一時也會鬧得甚囂塵上的要求開娼的運動，自然已成爲過去。而且，推而至於國際聯盟中的衰衰諸公，不也在那裏忽大發其宏願，說要廢除全世界的娼妓制度嗎？雖然這究竟是能否兌現的支票，我們尙不得而知。

在擁護娼妓制度之人的見解，要不外以繁榮市面，和維持社會風化及公衆衛生爲論據，遂不惜要那些窮苦無告的女子，仍安全坐於人間地獄中，盡其對於人類社會之所必要的犧牲。然則像這一種賣淫婦，既然是爲以身救世而甘於爲獻身的犧牲，其精神不正如上十字架的耶穌，也當受人以同樣的尊敬麼？

可是在那些持這種論調的人們，觀其自身既無「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而只要別人入地獄以濟其私慾，這姑且慢論。特其對於那些依他們所說是以身救世的娼妓的人格，是否也都真有尊敬的心呢？

再說主張娼妓制度存在的人們，既對一個女子不幸而淪為娼妓，反說其是為對社會所盡必要的犧牲；那末在其自身也就當有這種以身作則的覺悟，速跑進此等犧牲者之羣才是。可是，他們又都決不肯把她們的自身或他們的姐妹妻女等，送到那裏去為社會的犧牲，而只漫然的說要人家的女子去犧牲，因而對於那些人間地獄中的可憐蟲，也就不會存着尊敬的心而都予以蔑視了。似此自相矛盾的人物，我真要說吾無以名之，亦惟有名之曰極冷酷的利己主義者，或許是切當，又如這種已喪盡了社會的良心的人物，更有什麼資格來談社會的風化和公眾的利益呢？

這若單就理論上來說，無論其所持是何等有益於世的論據，和其所說賣淫者是何等光榮的犧牲，但於今日以論這種性的奴隸的人權，無非是為其他的目的而徒自犧牲，這就足以將那一種偏私的不健全的論調完全的打倒。什麼於社會是有利或有害，總之從這以擁護人權為第一義的廢娼論的立場上看來，一切的皆不過是枝節的問題而已。

但這再就實際上觀察，將於廢娼以後的「善後策」又如何措置呢？我們知道那些只是基於抽象的道德觀念而持人道主義和面子主義的廢娼論，早已被撕毀得毫無所餘了，所以終又引起

如上所述的一程反對論——即主張娼妓制度不廢或開娼之論。然則實際既不可無視理論以推進，而理論亦不能離開實際以懸空，所以世間一切的事情，往往都於此二者之間先架起橋樑，以求事之平穩的過渡而利多害少。似此娼妓制度存廢的問題，看雖很小，實則很大，我們又豈可以當做兒戲似的說廢則馬上就廢，說開則馬上就開嗎？

總之依我個人的見解，娼是一定要廢的，不過在實行廢娼以前必須要把這種「善後策」弄好，不然則儘可以再延長些時間，以便切實的考慮和通盤的計劃；如此不但是未嘗不可，或許來得更妥當。然而我這一種延長論，只是依據現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是為澈底的廢除而延長，並不是為無期的存在而延長。換了話說，我不是主張要她們去為社會犧牲而將永遠的賣淫，只為維持她們的自身生活而為暫時繼續的賣淫。時至今日，正所謂農村破產，市面蕭條，而國家也無力能為她們舉辦什麼代替賣淫生活的事業，所以若於此時以厲行禁娼，何止是直等於癡人說夢，且有趨人於死之嫌呢！

予欲無言篇

吾鄉前輩十口先生原著（一）
同里（？）後學西瓜子節譯

——獻給善屬文拍電的袞袞諸公——

心中有所欲告於人而有了說話；有所欲告於道遠以及後來的人而有了書。使聽我說話與讀我書的人類都明白了我區區之心所以要說話要寫書的原由，則己不負我說話寫書的初衷，這就好了。

言之不已而筆之於書，書之不已，于是而賦、而頌、而序、而贊、而詩、而歌、而雜、而記，一如蒼蠅之赴爛腳，羣飛會集，浩浩乎大者百千卷；少者亦不下十數卷。試問：這盡是心有所欲言者呢？——抑或不是？爲什麼心有所欲言者竟多到那麼多呢？

嬰孩啞啞然，而他愛父母之心，可以說與蓼莪之詩並無差異；鄉曲夫婦，不識橫劃，而他們相戀相悅，纏綿之情，可以說與徐淑秦嘉之贈答並無差異，所以人的相親，只親其人而已；說話，即使到所謂天花亂墜，無與也。

天下儘有因多言而見疑於人的，却未嘗見有不言而引人疑忌的；天下儘有因多文辭而見攻於人的，却未嘗見有無文辭而惹人攻擊的。所以寡言語少文辭者，縱是無德之人，猶可以卷藏而成全其爲人，而况乎有德者呢？

夫言，又往往不盡是心之所欲言者。心有所思，其可得而統統說出來乎？蓋嘗見男女達成年期，雖晨昏都感到有急急乎尋配偶的必要，但他們不便相告其父母，又嘗見父母有陰疾，亦瞞不告其子女。豈父母子女還不親嗎？所以以言語言，倒不如以不言言之爲得。古語不云乎：「寂寂無聲，人將自平，默默無語，人將自諱，與之相處，而忘其爲我與汝。德之盛也。」

我心中並非急急乎有所欲言，即說出來亦無關緊要，這樣，何必發言呢？心中確有所欲言，而不說出口來人家也明白，這樣，又何必發言呢？薑之辛，椒之辛，桂之辛，雖愚者知其

有分別；蜂蜜之甘，甘蔗之甘，飴餈之甘，甘草之甘，雖愚者亦知其有分別，讀本章而求之辛與甘，比之於舌嘗者爲何如？論事之文，講學之文，抒情之文，以及其他多到不勝車載斗量的紛紛之文，比之於渾然大道又何如？所以，或者說了千百著而不見一着，或者說了什一着而漏了千百著，或者說了千百著竟無一着，要能說了什一着而得千百著者，事實上是難之又難而又難！

有所謂蟬鳴知秋，雞鳴知曙者，其實鳴者只如此鳴之，與其他虫豸翎毛，鳴聲並無二致；而聽者獨獨聽乎此，而得以識諸天時，爲什麼呢？善說話者，何不著這些地方看看！

繪與圖者，出門還要問道，遠不如積年商賈之瞭然於道路也。多讀之士，回鄉去不分五穀，遠不如田間父老之瞭然於五穀也。

孔子說：聖人立象以盡意。倘不盡其意，「聖人」徒然立象，人家只是夢夢然不懂也。這樣，又何有於言呢？

天無言、陰陽無言、日月無言、明心無言、魂魄無言，而品物亨，而寒暑行，而晝夜代，而百體從令，而寢寐甯。天地造化，其始也無聲，其反也無聲，只是那麼不聲不響地，所以得達到「萬象森然已具」(二)的光景。

是以多噫歎者，心多不明也；多言詞者，心多蹊蹺也！

這，孔子之所以說「子欲無言」歟？！

註(一)原著已亡，恕不抄奉。

註(二)程頤語

孔老二底死（擬幽默派小說）

眉陀

假如遺傳的學說是真實，那麼社會上人類的頭腦應該一天一天的退化。

頂容易死掉的，被人殺害的，是聰明的天才的人。而社會只容許那些頭腦單簡的蠢東西留下來傳種，繁殖。

這種道理現在固然，自古也是：

孔老二底死，有人說是起於因傳「衣鉢」的憂傷。

誰也知道他老夫子有三位高足：一位是聞一以知十的顏回

，一位是勇敢剛毅的子路，還有一位極其愚蠢的所謂「參也魯

」底曾參。

孔老二的學說，在當時被人稱為過激的，觀其被圍剿於陳蔡之間的一回事，便知道了。

但他的三位高足的性格，總有點不同，這大概是關係他們底階級性罷！一簞食，一瓢飲的顏回，和百里負米的子路，他倆貧困的環境，自然會鍛練出聰明的頭腦，和勇敢的精神。

但曾參的父親，是一位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有閒階級，遺傳給他愚魯的兒子，以一種對於現實底逃避。

因此，他多麼地是偏愛着那兩個貧苦的學生，雖然那愚魯的曾參讀書是努力的。

但這位是具有先知的學者的孔老二，對於這麼有希望的天才的兩位，總隱藏着前途有希的危機的憂傷。

畢竟，這憂傷是實現了：子路在戰場上因要正其已掉下的

國產呢絨前進的廠家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新貨上市 裁製 春季 摩登 男女 新裝

承蒙 參觀 當然 歡迎

著名國產呢絨 嗶嘰

門市部：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三十三號
廠址：廣東周家渡第三門市部
南蓬萊市場

纓冠，便給敵人刺死。

而顏回呢？據論語里說他「不幸短命死矣」；而是爲什麼緣故死呢？那里半句也沒有說到，夫死豈能沒有原因，而且孔子是個知命的人，病死只好算是天命，那又何至於說什麼不幸？顯見這無緣無故的死，就是那無緣無故的忽然失蹤而死。當時門人請車以爲槨，孔子豈對於一個疼愛的學生而吝於一車呢？其實他不敢，他怕，他怕顏回底死，是和當時恨他的諸候們有關係。

老夫子眼見兩個有爲的青年學生，犧牲在現社會的下面，無可如何，將其學問底衣鉢真傳，反而希望着曾參接受，終於，衣鉢是傳給曾參了，孔子揮着如麻的老淚，走上東山，拉其懷娥鈴（圖載林家論語第四期）奏而歌曰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二子之不可見，

剩下一個獸頭獸腦的曾參，

參也魯！

沒有辦法，可奈何？

沒有辦法，無可奈何！

.....

但他雖然因此事而憂傷，但他還希望着生，望多活幾年，在這時候還說希望着：「假我以數年」的話，他總會重保着身

體，不讓給這一點小小的憂傷，而影響他自己的身體的。那麼他因這憂傷而死，這話便不真實。

他究竟怎樣而死呢？據說孔老二見着獵人獲着一隻打傷的麒麟，他便以爲那獸便是象徵着他，便憂傷而死，然而他究竟怎麼樣會把自己比作禽獸呢？當然不是。而這是當時底史家，不敢直言其事，而出於譬喻之筆。既然麟是象徵着他，他實是那傷着的麟了，而那獵人，又何嘗不是諸候豢養下底獵犬？無疑的，他是遭遇到着他的弟子顏回，同樣的命運呵！

幾千年前一對師生同樣底死，和幾千年後善鍾路上一對青年夫妻同時底死，古今輝映着。

他死了，討厭他的學說的諸候們以爲敵人是消滅了，多麼快樂呵！但還是不值得高枕無憂的，他雖然是死了，還有他的書籍，和許多讀者，這還是還使他們焦急的呵！

他們正是在爭天下的時候，於是大家商量說誰能消滅了孔老二的書籍和讀者，誰是主子。

以秦國一國，那有能夠戰勝六國的道理，秦始皇的做皇帝，是各諸候推戴的。那時候他使徐福到海外去求那上面所說的能夠做皇帝的方法，恰一帆風順，把他吹送到德國去，徐福朝見希特拉，於是學着「焚書坑儒」的政策回來。這樣一來，孔子著的書，燒清光了，現在剩下的論語，都是捏造的，讀孔子書的人，都坑清光了，只剩下那些獸頭獸腦，呆頭呆腦的曾參派於是秦始皇登基，做起皇帝來。

聖人死了，天下太平。

禁裸運動

李三郎

『(路透廣州通訊)粵綏靖總部發表文告，禁止裸體運動。違者罰站木籠，遊街示衆。廣州市及其他各地，均禁止裸體運動。粵東綏靖主任宣稱，違禁者罰款五元，或監禁十日。』——六月四日大晚報。

我讀了這段消息，不禁有動乎中，感到二十世紀的現在底中國，對於提倡「復古」的真是無微不至，舊禮教和舊道德，務要搬回到幾千年以前的狀態才止的。可是，關於禁裸運動，我們便感到中國「復古」的倡議是有些矛盾的地方了。

兩個月以前，中國不是到處鬧起了「摩登破壞團」的案件來嗎？一羣一羣的，暗提着強水，向穿着摩登衣服的青年男女的身上無情地淋過去，意圖破壞她們的衣裳，以使其不摩登。(可是，這里，我們共有的感嘆，爲什麼不聽說有人向穿着漂亮的衣服的老年或中年以上的男人婦人的身上破壞呢？或者穿着幾百塊錢的官太太，官爺們的身上破壞呢？這樣，我們不免懷疑，難道這一些的人們(?)的衣料和樣式不漂亮嗎？既然摩登，只在他們(?)的身上便可以避免了「摩登破壞團」的破壞。爲了這們真替許多沒有大權威的青年男女抱不平？(也許那些摩登破壞團的人們認爲這些青年人是太過浪漫的吧！)

從「摩登破壞團」的動機聯想到，他們的希望不外是想中國人不要「洋化」，要「復古」。可是，我們不禁地懷疑，爲什麼不先從官政方面着手呢？因「政者不良，民無以爲」也。

同樣地，在這資本主義沒落着的社會里，一般資產階級的人們雖遭經濟的怒潮打擊，但他們絕不會因這樣而停頓他們挽救的心，一定拼命地掙扎的，最低的希望也要保存舊日的榮華的景氣。這樣的環境底下的青年男女，當然也是一樣要裝飾自己的表面，雖然經過「摩登破壞團」的破壞，他們並不會因此而畏避，破壞的讓牠破壞，而新的摩登東西跟着增加了更多的花樣。現在，摩登的男女們並不會減少過一點兒的。

根本上，復興中國民族並不是這樣可以達到的。我們歪曲一點兒來說把。「摩登破壞團」是要破壞現社會的進化，要「復古」。同樣地，不要穿美麗的衣服，不要將人類本來的狀態變改。(因爲不要裝飾啦。)爲了這，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

中國一定要「復古」，不要將中國人固有的狀態改變。既不穿華麗的摩登衣服以遮蔽中國人的固有狀態。那麼，連不值的粗劣布質的衣服也可以不穿了。那才不會再改變中國人的本來面目的。整個的裸體。既可以省錢又可以挽回中國固有的狀態，一舉多利。的確，裸體運動之在今日；是「復古」的最好不過的一件事情了。

然而，突然其來的，禁裸運動的消息又發現于提倡「復古」最高聲的廣州了。也許，整個中國都同聲響應吧。只不過，這禁裸運動和「復古」，「摩登破壞團」的本意互相矛盾，而且是深的矛盾，更表現中國的民族的劣根性非常可憐的。

消息上沒有詳細的告訴我們，但我們可以知道，廣州當局

所以禁止裸體運動的本旨和提倡「讀經」，和提倡「念佛」……：相差不遠吧，當然，他們以為裸體運動是有傷風化的，對佛教，儒教，釋教……甚至中國的路街角的物神教……都是有傷道德的。可是，我們明白，為什麼禁止裸體運動的主動人們不詳細地認識這許多道德觀念的產生以前的根本上形態，幾千年以前，不外是有一些聰明的領袖們想自己稱霸當世，用許多道德的觀念來麻醉一般比較低能一點的人們。這樣，一世，二世……

……這些人們可以永遠享受幸福的而已。現在，相反的，一些人們要「復古」，道德觀念和禮教觀念的「復古」。一些人們要「復古」！不要虛偽的文明和解除束縛思想發展的「復古」。兩方面同是「復古」，一方面正確的「復古」，是中國固有民族性的「復古」，一方面是虛偽的「復古」，是欺騙大眾的「復古」，呵。

我們既然分清楚正確的和虛偽的界段了。可以進一步說虛偽的「復古」的虛偽的事實，不然，讀者們會懷疑這是欺騙的文章的。讀者們，看着：

「達者罰站木籠，遊街示衆」這兩句話頗足以表現中國人，尤其是現在所謂當局者的虛偽架子。外國的法律上少有這麼罰站木籠，和遊街示衆的舉行，倘如被外國人看見，也許會笑煞的。難道用這樣壓制的和卑劣的舉動便可以挽救他們（犯罪者吧！）的心嗎？而且罰站木籠不如罰站鐵籠來得適當的。這更可以表現他們是虛偽的。遊街示衆，也正是表現中國當局的空间，無所事事，做不出偉大的政治事業，只終天胡鬧這麼不成樣的事體。況且那些願意裸體的人們，如果用壓制的手段，細

着他們赤條條的身子遊行時，他們也正感到勝利，正中他們提倡裸體運動的本意，得意洋洋的裸着體跟着政府的官吏（？）遊行去的。這樣，禁止裸體運動不是徒然的嗎？

又如：「違禁者罰款五元或監禁十日」這里，我們更可以找到虛偽的「復古」者們的虛偽和欺騙，也許，是表現中國的當局者們的劣根性吧。罰款五元；為什麼警告一個人（犯罪者吧！）要罰款呢？罰款不是失了禁止的本旨嗎？也許，當局者們會藉此舉而圖利吧；再推而論之，當局者們一定暗中希望有許多裸體的人們，越來得多，罰款越多，利益越大。也許希望每日有許多個所謂犯罪者吧，因為，既可以應付虛偽的「復古」的本旨，又可以大幫收入。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至于監禁十日，在經濟破產的現社會，有不少的失業的人們，挨着飢餓，挨着鞭笞。正要命望有人給飯他們吃的。現在，有這樣的好機會，監禁十日，便可以有十天的粗飯充飢，何樂而不為？就是我（筆者）倘為在廣州的話，有這樣的機會，一定會嘗試的呵。（？）……這樣禁法，不是反而增加違禁的數量嗎？哈！

總之，虛偽的「復古」，不正確的禁裸運動，一定歸于失敗的。不如踐行正真的「復古」，全中國人都裸體的……這樣倒是適當一點呵。而且也正為了這樣，現在中國的怪現象可以完全消滅，如「念佛」，「讀經」，「祭祠」，「時輪金剛法會」，「摩登破壞團」，「大建廟宇」……：這樣的東西會給跡了吧。總之，讀者們，我們中國是需要「復古」嗎？試想一想吧。

瓊崖種種

羅谷山

首 引

要是你真的連報紙都沒有閱的話，我是沒有話好說。假使你稍留意於報章，這幾個月來，「瓊崖」這兩個字，在你的眼前，總不止晃過這一次了吧！

瓊崖，讀過地理的人，誰都知道是居於中國極南的一個孤島。牠的面積并不小，假如是要打個比例的話，牠可有廣東全省的三分之一。分爲十三個縣治。人口約有三百萬左右。

筆者是出世於瓊崖最文明的區域——文昌縣南區，而且對於瓊崖的一切，平時都很留意。現在把堪可注意的瓊崖，分別的寫一點給大家看看，大約總不至全無益的。

在國防上的重要

瓊崖是一個孤島，不消說，四面都是環着海的了。牠居於中國之南，呂宋之北。在這裏，能夠隔斷了東西的海上往來；戰爭的時候，是予以很大的方便的。而且在島南生有現成的軍港——榆林港。據說：日俄戰爭的時候，這處曾經泊過日本的兵艦。因爲這處一方面這處地勢險要，攻守都很方便，所以日本就來利用它了。

最近在報紙上得到一個消息，說是日本有向中國政府要求瓊崖爲軍事區的計議。究竟是日本來得聰明一點，這裏不惟可以倣侵略南洋的根據地，而且可以握着東西半球來往的喉管，因爲日本人也覺得到，世界第二次大戰是不可避免的啦！

但是，我們的政府，對於這些好像都並沒有覺得到，你說痛心不痛心！

出 產

瓊崖是熱帶的地方，出產物照理是要很多才對，但是并不如我們所想像般的，而且更出我們意料之外的那麼少。從瓊崖出口的東西，數量最多的，或許要算是豬和牛了。但是，也并不多，大約豬平均每月有七百至一千隻，牛只有三百至四百頭左右。其他如糖，絲也是少得可憐的，而鹽也因爲關稅繁重，及地方不安甯，也很少出口。海產也很少。至于米，在豐收的時候，或者可以足供，但稍爲年成不好，便要靠暹羅安南米來養活了。

工業是逗留在手工時期，嚴格點可以說瓊崖是沒有工業的。因此，商業也很落後，而礦業現在只可說是胎兒。

農 村

說起瓊崖的農村，真是有點兒使人信不過。它美麗極了。在春天的時候，惠和的南風，吹醒了人間的一切。在坡野間，發了幼芽的小葉的樹枝上，有雀兒在唱歌。正午的時候，感傷的小蟬，吱吱地叫得你的靈魂兒都飛天去了。芬芳的野花，開放遍野。小蜜蜂嗡嗡地叫的不休。田畝間的幼禾，被風吹得像波浪兒般的起伏着，好像湖面的漪漣。小溪澗的清流，也給風吹起了縐紋。機敏的小燕，翱翔於田際間，歌唱着它底戀春之歌。倘如你在清晨，慢步徘徊於其間，你當忘記世間的一切，啊，多麼美麗呵！

然而，這美麗的仙鄉，却被世界經濟恐慌的微菌所侵害了。資本主義走着最後的一步，它也必然的跟着前進。

大約你們在報章上都讀得到瓊崖饑荒消息，這些消息，一點兒都沒有錯的。瓊崖的稻季（一年二季）已接連地逢了三次天災，農民得不到一點兒收穫。雖然先有過一次豐收，但事實上不能補救於後的缺陷的，靠南洋經濟救濟的人民，現在顯然是靠不着了，於是乎瓊崖饑荒。

現在的瓊崖，和幾年前的瓊崖，真有天淵之別。現在搶掠的行爲，無論你到那裏都可以見到。文昌縣政府附近，却有百餘饑民羣集着待死。號稱爲「租界地」的文昌縣南，搶掠偷竊，現在却也看爲家常便飯，而不足爲怪之事了。饑荒的程度，聰明的讀者，大約用不着我再來費時了。

教育

瓊崖的教育，要是把文昌一縣來說，在量的方面，廣東除番禺南海外，大約很少那麼多學校設立的縣了。所以陳旅長漢光說：瓊崖的饑荒是因爲文昌的學校太多的。不過質的方面，却有點兒敷衍，但是去年廣東會考的成績，却是文昌縣中首屈一指。因此，我有些兒莫明其妙！

現在也因爲不景氣的影響，學校停辦的很多，就是存在的，經費也很缺乏。所以二百元一年的小學教員，并不少有。這樣的情形，能辦得如的學校嗎？

交通

瓊崖四面環海，海上交通，照理須很爲便利，但是，是出

我們意料之外的。因爲我們的柱石，給建築私人別墅的計劃，費得太多精神了，所以建築港口，便就沒有精神來打理，於是瓊崖的港口也並沒有換過它底生下來的面目。要是你有機會到瓊崖，你可以看得到一些兒景緻！假如從什麼地方到海口的輪船入口的時候，你在甲板上，便能看見到遠處有很多小帆船慢慢地向你那隻輪船移來，漸漸地泊近了。這些小帆船，就是來駁客上岸的。在小帆船裏，要是逢着好天時的時候，坐在西湖的小艇上，我以為是趕不上在這裏來得舒服的。你瞧：小手指般大小的小魚條，拚命地向水上衝跳，海鷗兒在追逐着它，真是寫意啦。但是，倘如是風雨天，你的胆汁，我包換你保留不着，是要吐的乾淨爽快的。而且要六七小時恐怕也不能到岸啦。

至于陸上交通，是有汽車的，路線約有四千里左右長。瓊山文昌勉強可稱便利，其餘則說不到了。但是公路崩毀，沒有人修理，是常見到的。現在因爲不景氣的影響，汽車沒有人乘，而且政府每月每車抽捐大洋九十餘元。車商很多停業。最近由政府定下票價，一百里每位大洋二元五角，另政府附加費五角，貨物三十斤至一百斤也算一人票價，均由政府代收，月底車商到領，這也是最近幾個月來的政績之一，堪可告慰（？）

尾巴

再到這裏，返首一觀，覺得太長了，恐『十日談』受不起，也而且寫想不到什麼來寫了，就在這裏說一聲『完了』吧。

一九三四，五，廿九。

筆

手宗

記得我圖謀這筆，是因爲學英文而來的，小學五年級時，新添了一課英文；就因是新添的，所以全級同學都感到很高的興趣。大家在事前忙着預備，買書呢，練習簿呢，鋼筆呢，墨水呢，都置齊了。在練習書寫英文字母的當兒，瞧見同座姓王的有一桿不用帶墨水瓶的墨水筆。噢！好看極了。全班只是他有。在本級中他是超時代的；更加以明知那是外國貨。我很想借來看一看，可是他老是不答應。不特不借，連看也不得。妒性引起我的野心：假如我也有一桿那豈不是好？想了半天果然得一個好辦法。

晚飯前，故意將新課朗誦着。雖然母親喊吃飯也不爲所止。福至心靈，竟於飯前後間，將二十六個字母一一背熟寫熟。偏要在母親面前背出來，字字音正腔圓。果然給母親贊了幾句，我也不以此自驕。

足一星期都是如此，已博得她的歡心，於是開始陳述我的希望。總之一大堆理由，是戰勝了她的心。她笑了一笑，我也笑了一笑。這晚很甜地做了許多快意的夢。

翌日放學回家。桌子放着一個小小的紙盒，母親說：永不許失掉的，要守着這約，背誓不祥的啊！我自念：決不會失掉的，也不肯失掉呢！

一桿紅色的筆，鑲了一個金夾，在燈光底下燦燦的，有珠光寶氣，炫耀人眼。

這晚老是睡不着，拉下燈來仔細把玩；打開筆套寫寫，蓋上筆套看看。單就當時處置筆的地方，已大費躊躇呢。

一早趕到學校，故示大量地把筆插在襟前，那輝煌金色的筆夾，特別令面龐兒增不少光。雖然，我仍是不許別人摸摸這筆的。有點同情姓王的所以如此了！不久，這筆仍是不離左右，但母親却永遠離開我了。

一二八時存在學校的東西，全部失掉，碩果僅存者，只不離左右的墨水筆一桿而已。

又是春天了，依舊去年的綠草，再會的桃花，新逢的紫燕，和天天見着的麻雀，都聚着一起。看啊！柳樹也很開心，舞足跳地搖着，所有都重逢，我却有離情呢。

因爲春天，大地都沒有嚴冬那麼寒冷，那笨重的棉袍，不得不脫去，多輕鬆的感覺，多輕鬆的舉動；十足大學生底意態，我的筆也許是輕鬆意態中跌掉也不空。

是晚飯後才發覺，唯一的寶貝失掉，我暫時像個孤魂，像個酒在沙漠中的一個孤鬼。風吹來惹起一陣寒慄，失意地，和與一個同學的對話，都使我不能奮興。只收得一些空虛的回話，如果靠些說話來作安慰的話，等如吃沙來止渴罷了。真正的幫助，是沒有的呀。我想沿途尋覓，那太陽故意的溜下去了，霧也忙着湧上來，似有心濛閉我的視線，回去罷！站在桌邊望着外面，一兩朵路燈的光，是淡黃的一個暈，一些人的黑影，慢慢掠過眼前，青蛙特別地叫個不停，直鬧得心煩起來，索性往被窩鑽去。自修鐘打過，熄燈鐘也打過了。黑寂的環境是合

乎憶想的，於是搜索今天一天所到的地方，靈魂是出壳一般，彷彿路邊，尋覓所寶貴的東西，整夜都是這樣過。

又是那討厭的青蛙鬧醒，因是夢中還未得回我的筆，滿想從夢得些安慰，却被鬧醒，

勉強起牀，腦痛得很，有些昏。早上風是很緊，剛掠好的髮也吹亂了，挽着一瓶墨水，拿着一桿筆桿，似魁星的筆和斗。加以亂髮和蒼白面孔，更沒有不像的道理。

雖然宿舍離課室不大遠，可是平添這兩件傢伙，却是累得死。那粗糙的筆尖又鬧鬼，不等完課，便忽忽繳卷跑了。

急急的跑，先到大佈告板望望。看有什麼招領什物的佈告是關於我的筆的。可惜和我的希望相遠了，不得不動腿去路邊巡一巡。

一些桃花的落瓣之外，地上萋萋芳草，毫無筆的蹤跡。

上午幾課，只是沒精打采的，倚着窗望，像東風會吹來些好消息一般，對面柳樹依着河畔，不歇的舞着，搖撼出「背誓不祥」四個字，在我心底轉着！

下午球場正熱鬧的時候，我功課又完了，跑到佈告板望望。嘿！那可兒的小小紙條，靜悄悄的粘在板上，每一個字都是甜的。他說：「茲拾得墨水筆一枝，望該失主於晚上八時來認領可也，×宿舍二號某啓，」八時後麼？要去認領麼？此後的光陰愈是靠晚，愈緊張。思潮像浪一般，一個個湧上來，疑問也多起來，是我的筆與不是我的筆？這兩論點爭鬧起來，勝負也是沒辦法決定的，不過從幾年來未嘗偶有離開手。這次不過

是一時風波罷了，希望從旁聳湧着，反的那方面不得被判輸了，眼見得珠將還合浦呢，心一喜，心兒似五月的花朵朵盡放！

雖然太陽已是下了，濃霧在和昨晚一樣湧上來，葉上的水珠反射微弱的光芒，代替了滿天的繁星，路燈被霧蓋了一層，光線柔和得可愛，竟以月光亮自居，就所有的光亦足映照著路，免有摸索之苦。

×宿舍到了，從二號的房間，聽得一個同學說：「太早了，此君非八時不回。」這話說來是輕鬆，其實我受來甚酸辣！低濕的空氣和料峭的寒風中，呼吸有些不由自主。繞着×宿舍的外道，徘徊又徘徊，消磨這無聊的時光，四面都是黑的。叢密的樹中小徑，漸漸湮沒我的影子。

圖書館的燈熄了，九時半了，一些不知的勢力，驅我再度×宿舍去。某君輕鬆地笑一笑。把一個小長的紙盒打開。

噢！一別兩天的寶貝，無恙地安穩地睡在這盒兒，現在重逢了，糊塗地說了幾句話，身子搖了幾搖，便退出來了。

闌珊的夜色，肅穆地沉寂。一個戰勝了「離別之魔」的人，負着傷，拖着兩隻笨腿。充實呢？流水一般的眼睛斜掃着一行量光，濕溫的氣氛中，體味那凱旋時同情犧牲了的一切；與被創時豪氣的快感。

風吹得響，蛙不停地格格這樣叫，抽出筆來看，一桿似血染了一般紅赤色，臘燭火搖曳，映着金色的筆尖，乾枯地是沒有墨水了。

筆啊，不要再離開我。

在第一公園內

樹三

時光業已到了炎陽可畏的初夏，在我不知是否也為綠葉的魅力所誘惑，但于不知不覺中已身從友人的席上又自溜進了第一公園。恍當我把兩隻腳剛跨進公園入口的時候，忽然想起前天本京某報上所載的一則新聞說：『愛情大減價，公園廣招徠』的兩句話，這使我有些凝神。

這公園，在這剛舉步向近代都市之型奔去去的南京市裏面，真不愧稱為「第一」。因為從其歷史上看來，原當齊燮元督蘇時為紀念被刺故督李純而設的，所以其最初的名稱是叫做「中山公園」。至北伐軍于民國十六年入南京城以後，原擬改名「中山公園」的，然于此議未決中，突如又演龍潭之役的一次酣戰，迨結局遂定改此名為「血花公園」，其意義則專為紀念那些捍衛首都的烈士。既而首都建設委員會成立，于其對於新都建設的通盤計劃中，乃又決改為第一公園。至于其中的英威閣則改名烈士祠而樹立李純的銅像之處則改建為烈士塔，皆與前為同樣的沿革。其外如五洲公園，鼓樓公園，及秦淮小公園，都是在這以後開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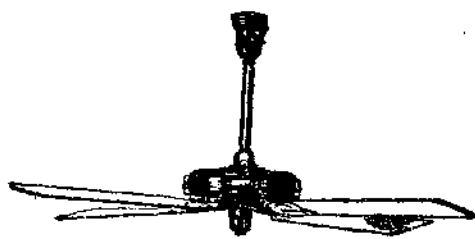
關於第一公園內的建築和設備，有代表東方文明的假山及宮殿式的烈士祠，其次則都是用西方文明的鋼骨水泥所築成，故有人會喻其為身穿西裝而頭戴瓜皮帽的那樣的風味。

這裏的花草樹木，雖不過多，但因其面積不大的緣故，以致每到此來，總覺得其太蒙密而少清曠。

公園裏的茶食處名道遙津，夏開冬歇，沿為慣例。現在裏

牌老貨國 譽盛有最

扇風生華



扇風吊翼四寸六卅

售有代司均料公埠電本外

特點
 風最大
 價最廉
 能久轉不熱
 能保用十年
 電最省
 品最良



十六寸四翼搖頭拾風扇

上海華生電器製造廠
 事務所——南京路日新里
 電話九二六九六 九一七〇一
 製造廠——虹口周家嘴路
 電話五二九四七

面的爐火早已升着了，惟其桌椅盃盤線，還沒有擴張到綠蔭之下。近聞石市長將令知一般市民舉行結婚典禮時，可假那裏爲禮堂，因此我想這樣的一來，必被他代公園要拉來了更多的生意。然而我每走到逍遙津之前，總不免有一種悲傷的回憶：當尙白——他和我同歲，在小學裏也同級，雖因同宗而他比我晚三世，然彼此愛好的感情實過于一般的同學——既跳入南京法政專門學校（即今中央政治學校的地址）時，我剛爲他在歡欣未已，忽而又接到他病重的凶耗，這簡直的嚇得我連畢業都顧不得，遂從常州第五中學趕來看他了。遠我到了江蘇省立第一醫院中的他的病榻前，他雖病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但神智尚清，所以我們于相見對泣之下還能作少少幾句慰藉的對談。在我伴着他的三日間，也不知他對其堂弟說過多少次：

「現在我還能啦，你帶他老人家到那公園裏玩玩，飯就在逍遙津裏吃。」

並且也常對我說：

「唉，你老人家太遠的跑到南京來，怎麼在醫院裏吃飯呢？若不如此，則我早請你到逍遙津裏去吃了。」

因爲那時的公園初開闢，自爲一般青年學子格外的愛遊；而且他也很豪爽，更同我是一樣的好玩，所以他終覺不能導我同遊公園以爲憾。可是他終于是一棺附身，千里歸去，以致我們互訂「以待他日」之約卒成爲泡影。但從他那微弱的聲音之中所吐出來逍遙津等的語句，則于我的記憶之中永遠也不能忘掉，以故後來我每走到逍遙津之前，總要黯然神傷者久之。

不但此也，還有那一池碧波之旁的假山，也會給我如上同樣的悲感——當我來看尙白的病時，季石（是我同族的侄輩）則是肆業于美專，當時曾由其三兄炎姪，爲我和他及禹（尙白的堂弟），還有耿，李二君在那假山上，撮一張小照，這至今還貼在我的夾帖內。不料我後來又到日本去混了一張文憑跑回來，他已避我于地府而不見了！

大概因爲今天是星期六的緣故吧，不然則這裏的遊人何以多如過江之鱗呢？尤其是那些顯着青春驕傲的姑娘們，三五成羣，嘻嘻笑笑，看來好像總不知于人間還有什麼憂愁事一般。至于其爭奇鬥豔，各爲趣味不同而作種種摩登的裝束，那已用不着詳說。

這裏早已取消了門券，也不用「怕死」，所以其既爲一般市民可以隨便出入的遊樂地，而人色途因之更複雜。

在烈士祠內的「京市書畫展覽會」的樓上和樓下，也有不少些是人肉市場上的競買者在人叢中亂鑽，這可不知她們果爲參觀字畫而來的，抑爲兜攬生意而來的。更有許多歪歪扭扭的年在半百以上的太太們，看去好像就連一個字都不認識，却尤注意那些觀音，佛陀，和財神等的畫幅；倘使這些佛畫，神畫之前設有燒香點燭的東西，則其必都還會磕頭祈禱呢。最可笑的，就是在那琳瑯滿目的字畫中，却有不少是「濫竽充數」，並彷彿像「自抬身價」似的也各標明售價若干元。當時我曾聽人這樣的笑說：

「在這許多的字畫中，如某某的字若謂他題茅廁，和某某

的畫若請他畫風箏，確乎是很好，惟一定要自己拿出錢來去作精緻的裱製，這不但是活糟蹋錢，要也是他貼本的交易呢。」

噴水池內已早無水可噴了，惟其水塔上的一隻雄獅子，今已把其秃尾巴又長出來，這無異是告訴人說正為噴水池在謀復興。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又聽人說，因為九龍橋游泳池已損毀而又太偏僻，今擬于此噴水池處另行闢一游泳池果爾這一隻雄獅子，不怕牠的身體怎樣的堅硬，却已瀕于要遭全毀的末運吧。

在噴水池後的藤棚下，有許多的摩登男女在歡談縱笑，相顧忘形，這固然是有閑之人應有的享樂。獨有幾個流氓風的不良少年也混雜其中，遇着沒有男性作伴的少女們便恣意的調笑——或迎面攔路，或隨後追逐，或口歌以調情，或鼓掌以嘲笑，醜形怪狀，難以形容——這真可以說是公園裏的特色了。

我信步走到荷心亭，預備坐在那裏以觀對面隔着一水的公共體育場上的兵操，打球和騎自行車，並藉以休息。只因小亭裏的凳子上，已被四個女學生先佔據了，因而我只好坐在那池岸的石欄（實則是水泥製的）上。當時我聽見她們在談說學校裏面的功課情形，爭爭吵吵，很為熱鬧，然其中有一個最標緻的密斯說：

「我的成績雖不錯，但我總覺吳老師的分數是照人打的，這真是討厭，……」

在歷史博物館後觀看飛來剪的人，也常是不少。

至于那一角的網球場上面，始終未見有人去打球，只于那

兩端的凳子上，常有成對的青年男女並坐着。

在紫薇亭的那一角，或許是因近靠飛機場關係，來往的人也不少。趕到日薄西山時，我于那滿眼都作金黃色的反射中，看見幾個足穿高跟鞋的麗人們，在那很茂密的花草之間撲蝴蝶，後來見兩隻蝴蝶從花間驚起，及飛到空中忽相近接，翻上翻下，遂令她們若有所感似的赧然作罷了。

在紫薇亭前有一片較廣的草地，這每到夕陽西下時，常為武裝同志隊的來捉迷藏之處。不用說，關於吃吃的或格格的笑聲，也以這一帶的為最多。

這裏也有極普通的幾種飛禽走獸的動物點綴于其間。以牠們常年在那鉄絲網的牢籠裏，看着前面不斷的有些人在自入迷魂陣——是用冬青樹所植成的，進去就不易出來——或許也與人們去看牠們一樣的有趣，亦未可知。

這裏的自來水管已完全埋好，因而恢復了交通。惟有幾處正挖着暗井，遂致有一個衣服華麗的摩登女，不提防被泥水弄污了滿身，因而她忽很嬌惱的高叫道：

「哎唷，我的媽呀！……醜鬼，你們怎樣不當心着我走裏呢？……」

趕到電燈來亮了，人已漸漸的散去。當時我看在那每一個電燈周圍飛旋的小蟲，是很多很多，忽然想起當年蠻于這裏曾對我說過：

「牠們不是為着追求光明而死嗎？……」

由此感觸，不敢流連，遂趕緊的邁步走出了公園之門。

(完)

抓手在船中

羣 峯

船緩緩地騎進媽嶼口了，周圍的人們都紛亂地起來收拾行李，我也把兩件簡單的行裝整理整理，却發見了放在籐籃上的一頂呢帽丟了。雖然是一頂不怎樣值錢的帽子，失去了却覺得有點可惜。

於是想起了在船艙裏看見的一張茶房所張掛的，「搭客須知」，裏面特地提起了上海的流氓和汕頭的抓手的厲害，上海雖然住過了，却幸運地不曾碰到流氓這一類的人物，所以還算沒有吃過他們的虧；汕頭則是自己生長的地方，過去也不覺得那些有名的弟兄們怎樣的厲害。可是這一次却在無意中給他得光顧到。

在沒有出過門的，以及初次出門的，聽人家說起了旅途中種種的危險，諸如流氓的野蠻，抓手的厲害，和騙子，拆白黨之類的多，未嘗不捏了一把冷汗。然而在社會上混多幾年，過慣了奔波無定的飄泊的生活的，却也如「家常便飯」般，不會覺得怎樣，可是也不能大意，一大意了，有時也不免出了岔子。

這一次南歸，所乘船的經過廈門停泊了一天，當船剛進廈門港時，便有人在談着廈門人的野蠻，警告人們不要僱艇上岸，因為如果沒有給夠船夫的钱，他是會把你推下海裏去。但是當船泊定後，有不少人客僱艇上岸遊覽，却沒有發生如那位先生所說的一樣的事情，我也上去一次，來回所見的舟子都很和氣，而且也沒有敲竹槓的事情發生。所以我覺得有許多事情都

給人們說得太誇張，太離開事實了。

不過有一件事却給我長了不少經驗，就是出門人太土頭土腦既不可，太要表示出自己的聰明也不行，這二種人有時都不免要吃同樣的虧。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位新認識的從上海要回汕頭的朋友，當船泊定在廈門的時候，悄悄走來告訴我，叫我注意甲板上的。一個上來了不久的廈門人，並且拍着他的特地露在衣袋外邊的錢夾；說是要誘他來上釣，預備打他一頓。可是當這一朋友走開的時候，出乎意外地那個被認爲抓手的也上來同我說：

「朋友，出門人最要緊的是眼睛留神點，看住自己的行李。像剛才那個人特地要算計我，並且到處叫人提防我。其實我拿也要拿那些富有的，幾塊錢並沒有放在我眼睛裏。」

聽了他的話，我明白了，明白了他的意思。一直到船離開廈門，我沒有再看見那個廈門人。

初夏漫寫

形 雲

一、女人

春靜悄悄地歸去了，夏跟着春的尾巴在碧油油的林木底枝頭間展開了翅膀降臨到人間來。

很多人在詠春的文章裏頭，由詠春而詠到女人，「人面桃花相映紅」，便是一例。

其實，春天的女人，在我看起來是不會比初夏來得窈窕，活潑，美麗。她們雖然脫掉了冬季的粗重笨厚的呢大衣，皮襪

養，然而，窈窕嫵媚腰，肥大的臀部，高聳的乳峯，依然緊藏在夾旗袍春外套的裏面，一點也不會顯示出活潑，嬌態，健康的肉體美味，而表現出女性所特有的波紋狀的姿態美的。最多只能給人們看見的是臉頰的紅潤，像飽浴在露珠中的玫瑰花朵，所謂「人面桃花」這一點美吧了。

反觀初夏的女人：

初夏的太陽的熱力，威逼了每個女人都脫掉了她們的春外套，夾旗袍，換上蟬翼似的華而紗，連長統的襪兒還穿着不住，露出雪藕似的臂腿來，有着家貓般的嫵媚，溫柔活潑潑地，很嬌健地，在日光底下行走，充分地顯示出她的身段的姿態美；並且，還可以穿着一件緊身的游泳衣，在海濱，在露天的游泳池……涉着水，像青蛙的游着，或到沙灘池畔躺在灼熱的陽光下休憩，任憑女人所特有的美透露出來。

因此，我說：初夏的女人是比之春天來得美麗。

二、梅子

輕微的南風，挾帶着暖洋洋的氣息，飄蕩得人們的骨子有點酥軟，坐站不住，靈魂兒飄飄的在半空裏蕩漾着。索性把書本重新安置在書架上，穿好了外衣，緩步到江灣來看揚君。

揚君真是一個風流的人物，知道尋春探夏，因此他的寓所也就卜在××女學的近旁。當我臨窗遙望的時候，聽見很多活潑潑的女學生們，吱吱喳喳，把一担賣白糖梅子包圍着。「不好了，莫非是出了亂子麼！」我心裏想，同時口涎像流水似的在喉頭裏湧出來，等到鐘聲從學校裏飄蕩出來的時候，這

很多女學生們才倖倖地跳進學校裏去。於是，我挽着揚君，也去嘗一嘗白糖梅子的滋味。

「好吃嗎？酸不？」我問，牙齒已有點不夠硬兒。

「怎麼不好吃？剛才已賣去六斤了。」帶着一點驕傲而又得意的冷笑。

「怎麼賣？」

「兩個銅子一隻。」

於是，我揀了一隻白糖揩得很多的送到嘴裏去，然而白糖的甜質，對於那種又酸又澀的梅子的滋味，一點也不會發生效力，頓時我底牙齒已有點軟綿的麻痺了。

「怎麼這樣酸呢，那裏吃得下？」我用手撐着嘴巴埋怨着。

揚君和賣者都哈哈地笑起來。

隨後揚君就大談其生理學了，他說：「女性們大多數喜歡吃酸澀的東西的，因為她們的胃裏缺乏了大量的酸素。同時她們的酸素作用又比較任何男子來得大，你看，家庭裏不睦，很多是由於女性們的醋海與波發生起來。他又舉出一個例來證明他所說的理論。有一天，他到他的朋友的家裏去，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談起，談到女人的吃醋問題，他的朋友的太太毫不遲疑的說，她斷不會吃她丈夫的醋的，可是，隔天他的朋友因為有事離開家裏還不到八小時，回來却給他的太太吵了一個整夜。」揚君這些話雖然是帶着一點幽默，毫無根據，不能翻開婦女問題婦女運動史等嚇人的巨書來查一查，然而女性們的喜歡吃酸，却是不可諱言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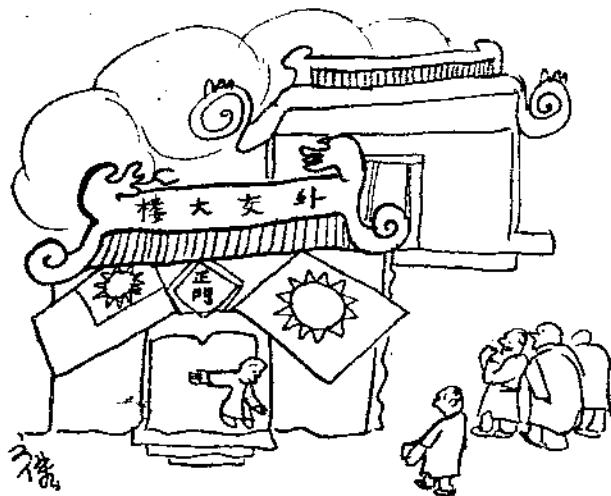


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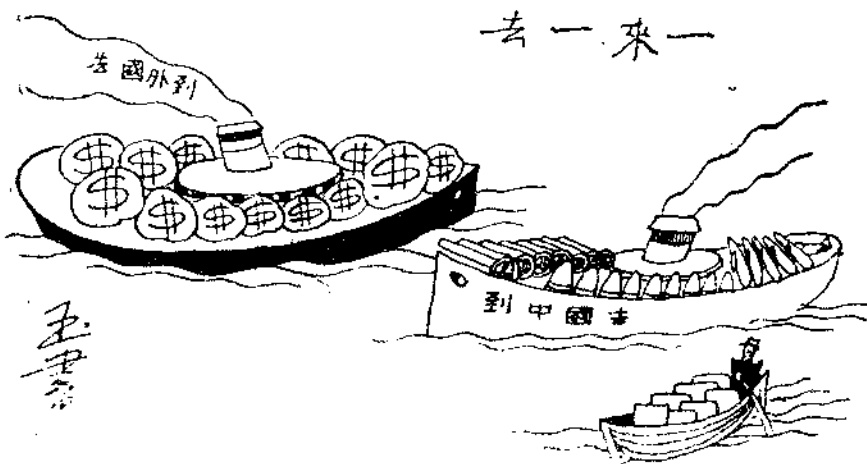
平藩通車並無其事，不過由華日雙方議妥，委托日方國際觀光局及華方中國旅行社，出售貨運客的票子而已。其通法仍和不通時相等，仍須在檢關換車，仍須檢查，一切一如未通時，此安得為通。善乎汪院長早十幾天聲明，平藩通車，並未有其事。政府亦未加考慮云云。汪行政院長誠不吝也。

平藩通車說不確



南京外交大樓新屋落成，富麗堂皇，冠絕一時，邀請各國使臣大宴，祝開門之喜，永慶昇平，因華北已將實行通車也。

(文傑作)



來來去去大海輪，交通作買中外國，洋槍買來吃人肉，榨了血汗去換取，打平一切反動派，海不揚波天怨亂，可奈人心盡未平，四海擾攘皆干戈，干戈何時休？

是亦通商

(玉書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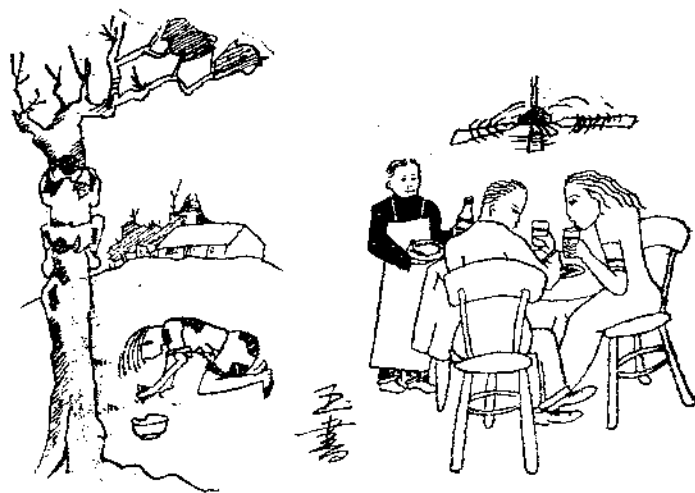


煎熬圖 (希澄作)
農村既破產，穀賤反傷農，絲價遭慘跌，苛捐又雜稅，土劣與貪污，吮取脂與膏，可憐老百姓，能有許多血。



太平景象 (祝希澄作)
盛世歌舞昇平，劇場舞場天客滿，犧牲色相者，博得喝彩，老百姓也迎燈賽會。

天下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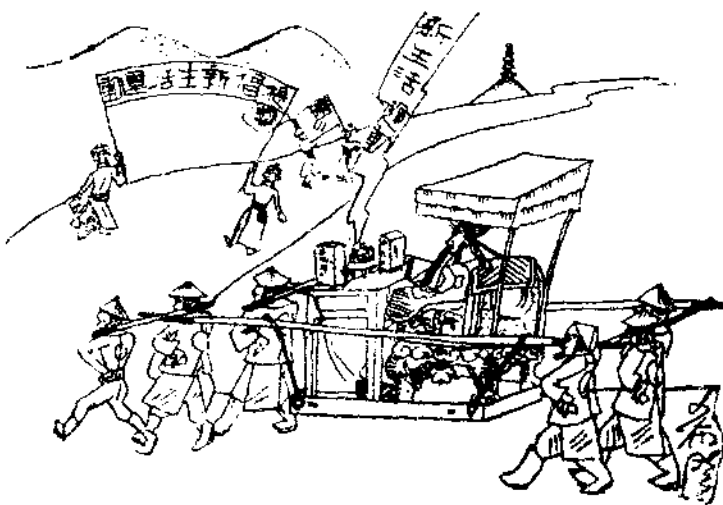


朱門酒肉臭，途有凍死骨。命也運也，一幅絕好的對照。(玉書作)



陌路雙鵝 (陳權作)
此乃不爭氣人，昔日闊大少爺，今時伸手將軍。

似而非之新生活運動，非而是之新生活運動，本刊三十二期吸煙室中之論是。(希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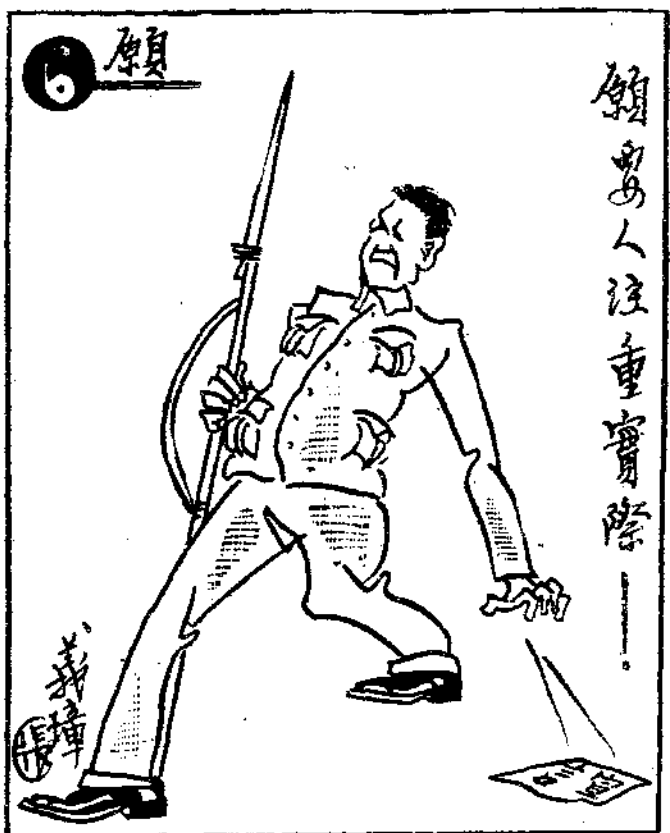




願青羊轉移目的！

5 願

許樹



願男人注重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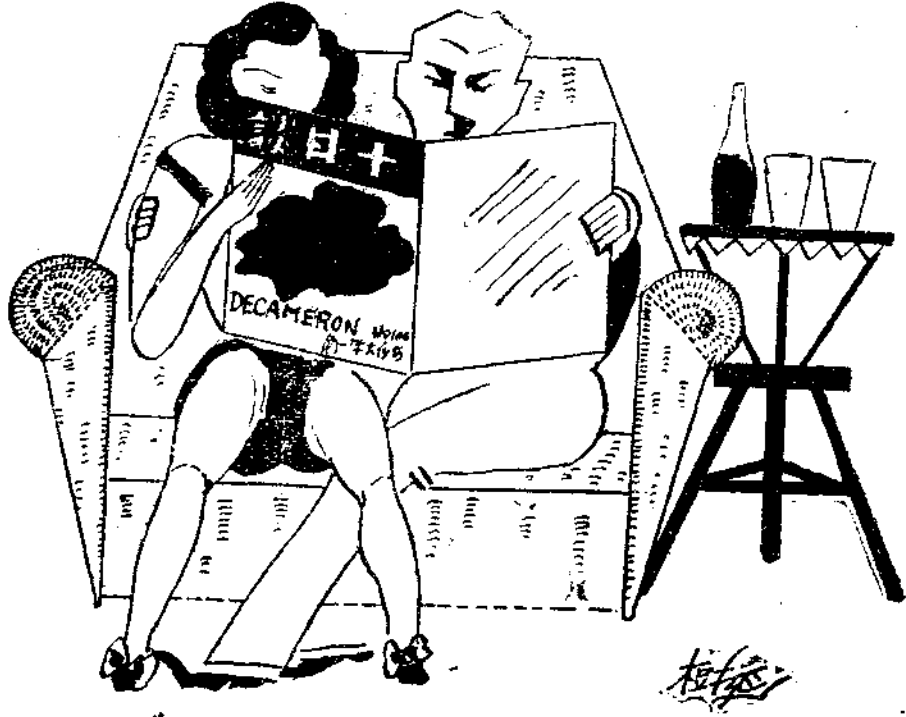
6 願

許樹

天氣熱得來，熱煞哉。嚙沒銅鈔去避暑。上廬山，做夢。去普渡，發癡。往青島，一心情願。到莫干山，空想。那麼北戴河或者再遠些熱河省有避暑山莊，不成。還是吃飽存飯打中覺吧。反正再到十日有十日談可談，以消永日以祛溽暑，最宜。

消夏妙法

(金樹延作)



消夏妙法

許樹

男女不許同浴
 廣州訊：政治研究會委員張之英范德星，以男女同場游泳，傷風化流弊滋多。特向政研會提出「請限制男女同場游泳，以矯風化而杜泳弊案」。其辦法為：所有各公共游泳場所，均須劃分男游泳場與女游泳場，在兩場之間，界限甚廣，伸出河心自屬離股限，但須高樹木樁標明男女分界，不得混亂筆字樣，至私家游泳場，無閒籍人參加者者，不受該案之規定。汪院長在紀念週上的要矯正的論及男女分泳，原因在此。該案理由書刊次期刊今文觀止。



文壇畫虎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雋永，事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關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唐槐秋的印象

梔子

他的個子很高，但非常瘦弱，像竹竿一樣，很不相稱。最近，聽說他會領略大烟的滋味，然而我希望這只是一種謠言。

待人接物，他是和霽可親的。對於話劇他有相當的研究，但總是偏於導演方面的工作。寫劇本他是很少來的，但並不是絕對沒有寫，像「第六號囚犯」便是他的得意傑作，不過有質和量這兩方面都貧弱得可憐。

他是前南國社的社員，三四年，前在廣州戲劇研究所担

任話劇方面的職務，當時戲劇學校。

研究所是「肥麥京旦」歐陽予倩主持的。他是湖南人，和歐陽予倩是同鄉，但他的廣東話說得很好，所以在廣州的時候並不感到言語上的困難。當時在戲劇研究所裏，他是最努力的一個，但可惜戲劇研究所裏的學生智力太低，除了機械式的模倣動作外，總沒有一些特殊的成績來，所以研究了一年多還研究不出什麼東西，聽說這位努力的唐先生失望得很。不錯，他們曾經公演過一次「茶花女」，說是該所很成功的劇本了，當時我曾經去「領教」過，但看過之後，給我的印象只是失望。

在廣州的時候，他的確努力得很，除了在戲劇研究所任職外，還兼任各學校話劇團體的導演，如廣東省立一女師，廣州市立一中，執信，女中等

後來戲劇研究所關了門，他又踏到黃浦灘頭了，但不幸得很，當一二八戰爭時，他適住戰區，一切衣服什物都帶不出，通通損失了，還算好，性命是逃得出來。

最近，他組織旅行劇團，在南京公演梅蘿香等名劇，得到很好的批評，我希望他永遠在話劇界努力！

全書一百四十餘頁，為故黃廬隱女士之遺作，風格樸素老實，九十磅米色道林紙精印。現已出版，欲購自從速。

定價每冊大洋六角

第一出版

社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坊均有出售

南國文壇十人記

錦楓

(南國文人甚多，筆者無緣得識之，故不多錄。)

一，朱謙之

他是「五四時代」一個北大學生，風頭甚勁，後來留學日本，現任廣州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

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唯情主義者，他的愛人楊沒累死後，曾編沒累文存。可見是戀愛觀的唯一對象者。

現在約是卅多歲的樣子。在南國里，常穿着長衫，跑路時一定急急忙忙的，垂着頭想什麼似的。一個典型的哲學家。課外還領導一班學生出版「現代史學」，握着南國文壇的牛耳。

二，厲廣樵

以「我們的王冲」一書風行南國的一位老作家。被稱為南方的魯迅的厲廣樵，著作甚多，可惜他的作品和筆調並不像魯迅一樣的進步，而且老是一樣躲在南方政府底下談文學藝術，變成一個沒有出息而且是退步了的人吧了。

他胖，而且生得雄壯，頗似一個商人，初見者一定不相信他是文人。

一九三〇年間和胡春冰皮几輩編輯萬人雜誌之後，得民國日報副刊編編頗有「自高一切」之概，一直到現在還是南國里的文壇老將！

三，胡春冰

不高的身裁。自從和歐陽予倩合辦的「廣東戲劇研究所」

解散以後，便寄居廣州，為各學校戲劇教師，並和他的夫人，南國社的女角小唐（唐淑明）合辦光明劇社，也算是一個很出色的人物。

他是湖南人，雖到廣州數年，廣州話還是打五折的。

最近聽說被捕，但他常對人說「不怕死的」，也許是這句話的結果，才到獄里去吧。

四，羅西

六七年前的廣州市立師範學校念書的，那時頗出風頭。他姓楊，名儀。現在約是二十六歲多的人了。他的作品甚豐富，如密斯紅，玫瑰殘了……幾年前獲得一般熱望的讀者們的愛護，色性的小說。

去年，回到廣州創起「粵語文藝」提倡大眾化，對於過去的小資產階級的浮游性下以驅除。為廣州文壇增色不少。

後來，為了廣州當局的壓制，同人的慘死，他不能不丟掉他在南國提倡粵語文藝的責任跑了。一直到現在，他的功勞還存在廣州的。

五，皮几

這是一個長將軍；手，腳，臉兒身裁，……甚至於創作都是長的。他的像子，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他似乎很壯嚴，在南國有名的省立第一中學校教書時，真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罵他或難為他的。反之，他的偉大獲得一般青年們的擁愛。有時說話餘滑稽。像有一次我說：

「我年輕，最低限度也還長得兩寸的。」

「他立刻批着把嘴，有趣地說：

「你希望高，比我希望低一分尤難的。」

他的作品散見南國的大雜誌上，曾主編一般藝術新文藝評論，新興文藝等雜誌。以思想的正確和他的毅力，獲得南國文壇的首席。曾出版「列車上的血屍」。

最近，幾個月前，他帶着一切長的東西離開黑暗社會里比他更長的權威的地方了。

六，林悠如

一個典型的滑稽人物，但他的作品都不曾有什麼滑稽的地方。他現在已是三十來歲的人了，前幾年南國的名聲頗勁，可惜現在沒有氣息了，也許是「小布爾喬亞」的「怕死性」故也。

他愛談笑話，和卓別麟相差不要遠吧。

七，蘇夢

一個玲瓏的人物，他祖上姓文，本來的他也該是姓文吧？可是，我和他認識，只知道他的名字是懷朗，姓文還是姓蘇似乎不需多說。

他是詩人，三年前後在廣州出現的一個詩人。他的熱情奔放，在他那愛說話臉嘴上可以看到，在他的詩上也可以看到。

在廣州發表詩甚多，如摩訶，綠天，比鄰週刊（廣州市民日報）在北平的什誌上，上海的詩蘆，文藝茶話，藝風等地方發表的情詩頗多，他的詩近乎唯美派，只可惜內容老是那麼樣空虛的，

他是四只眼睛的人，精神豐采，活像一個日本人的樣子。也同時是小資產階級典型的青年人。

八，岑家梧

這個人似乎前世做過和尚來的。幾年前的和尚頭，但現在沒有了——一個流浪天涯的青年人啊。

他的家庭在老遠的崖角，很慘苦，而他讀書的經費完全是自己從稿費里找出來的，確是一個苦學生。在北平讀書時，曾幾個月沒地方寄居的，現還在中山大學本科讀書，也是最近出現于南國的新人，曾出「過去」詩集，帶着濃郁的頹喪色彩，悲哀的情調，最近他轉變了。向實現的大道上前進。南國里的什誌刊物上都見他的大文章，同時主編比隣週刊。在南國里確是一個有數的青年作家。

九，李文尹

是一個精悍嬌小的年輕人，現在還只有十九歲。在南國，他頗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人物。曾用蒲莉，白帆，一旦，等筆名發表東西在廣州各什誌上，如比隣週刊，綠天，一般藝術：等等。

他也是一個熱情奔放的年輕人，他的詩，小說，散文都有着特有的長處。他有着偉大的革命性，但在他的沉默和害羞的小臉上，絕不會知道他是個好關事的和勇敢的人。

他的叔父是一個老革命家（？）父親是一個老鄉紳，可惜他很小時父親便死了的。所以，他的不幸養成他一副悲哀和孤獨的性格，一年前，因與叔父意不合，悄悄地逃走，離開廣州，不知飄泊到什麼地方去了。

十，陳黃光

他是浙江人，也是廣州文壇上的老將。現在培正中學校高中教書。為人也頗滑稽，愛談笑話，令人願與之接近的。

他的作品散見于各刊物上。如黃花，新興文藝，新文藝評論，培正文藝等，

他的世界語和英語都好，翻譯的佳處總比現在中國一般無聊翻譯家好得多。可惜他沒有翻譯的時間而已。

六月五日

談廣州報章的小品文

敏梅

讀了本刊二十八期的李三郎先生的「文人在廣州」，於是引起了我等這篇「談廣州報章的小品文」的動機。

在廣州，無論那一份報章都有小品文的。素刊純文藝作品的民國日報的「東西南北」（舊日的黃花），每期也有一篇或兩篇的隨筆刊登。小品文在廣州佔了很大的優勢！報章最風行的要算民國日報，廣州日報，越華報，現象報，國華報，公評報，市民日報，及去年的誠報了。除了民國日報沒有小品文專欄外，其餘的都有：如越華報的「快活林」，現象報的「新花絮」，國華報的「大羅天」，是專刊登小品文的。不過，那些小品文無聊得很，不是替伶人作起居注，就是替要人吹下牛；不是舅團爭風紀，就是攝青鬼復仇記，……（有價值的不嘗無，不過很少而已！）那些小品文祇合下層階級的口味。我很懷疑，要是文章用來啓發人們智識的（這是文章的重大的使命！）我以為那些小品文非不能達到牠的目的——啓發人們智識，而且會引誘一般人踏上迷信之途，苦果是人們談了那些攝青鬼復仇之類的文章的話。

市民日報的「市民園地」，及廣州日報的「新星」比較以上的好一點。「市民園地」注重市民的生活，及時事的諷刺；「新星」則重海外的珍聞，及家庭的教育，二者找不出一些無聊的文章來，新以值得我們一談。

其次，讓我談談誠報的「幽默」罷：牠的內容有時起出了幽

默的範圍，大家糊塗一頓，馬馬虎虎地就算了幽默，這未免太笑話了！「東西南北」的編者厲樵先生說過：目前所流行的幽默文章；多半流于浮蕩，無謂的滑稽，彷彿是一種打擾鬧笑的小丑，鼻子上塗着白粉，格眉湊眼以為好笑，其實令人討厭。厲先生說得很對，「幽默」有時會犯了這個毛病。

總之，廣州的報章的小品文淪于無聊的境地，要是不想點法子改良一下，將來許會越弄越糟哩！

話說完了，不過，我得要聲明下，我並沒有存了一種彼此攻彼的心，我站在客觀上的立場來說話；且，我也並不是和某一方作宣傳。

一九三四，五，廿七深夜

記邵爽秋

荊祥鼎

提起邵爽秋三字，大概在國內教育界上的人都有些知道；尤其是近年來因他的努力提倡土貨救國，給予社會上不少深刻的印象與注意；這位先生以博士的身份，大學教授的地位，却穿着得和工人一般，也許一般人對他頗多忖測；那末我來寫一些關於他的一切，想也是讀者所樂于聽聞的。

他是江蘇東台縣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對於教育行政極有研究；歷任中央，中山，暨南，河南等大學教授，現任大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之職。

他的個子生得很魁偉，身上不是着的長衫，更不是西裝，

乃是一身道地的土布短裝——夏天是深黃色的，冬天是深青色的，式樣和馮玉祥氏的差不多，頭上戴一頂青土布的鴨舌扁帽；手裏挾着的，更不是大英皮的『公事包』，乃是一價值三四毛小洋的小腰包，走在馬路上，誰也不知道他的來歷。

他辦事精神的認真，真夠人折服！在校裏從來難得告假，講書的時候，聲若洪鐘，精神百倍，學生也無不精神抖擻的靜聽無譁；他的學程每星期必考試一次，考時他高立在學主後方，絕對不許學生的頭顱向左右旋動，所以學生沒有敢作僥倖希圖的；但是一到散課後，却又異常的和藹可親，了無教授的架子，所以學生們又是怕他，又是敬他！

他因為蒿目時難，深刻的覺悟到經濟國難的嚴重，于是在民國廿二年糾集同志發起一種『念二運動』。這運動的目標是：『提倡土貨，實行社會節約，努力社會生產，發展國民經濟，改進民衆生活，協謀中華民族之復興』；但這運動為何祇說提倡土貨而不說提倡國貨呢？其最大原因是普通機製洋式國貨，其原料多含洋貨，每為外貨製造市場，提倡實多暗礁；但并不因此便反對提倡國貨，如遇土貨缺乏時，仍當儘先以機製洋式國貨代替；總之，這念二運動自有牠的經濟上的價值，是一個當提倡土貨到民族復興的具體方案，決非普通的高調可比；其詳細的理論與實行的具體方案，詳載在一本『念二運動』的專刊中，這裏自難細述。

他的穿着土布衣服，自是根據念二運動的目標而行；但又何以要着短裝呢？這當然有一種經濟價值的存在，因為長衫的

多出前後兩下擺，既屬無用，又屬浪費，不如竟着短裝較為合用而又經濟；但此外還有一個使命，就是藉此去打倒從來社會上一般祇重衣衫的勢利眼光；對於這層可以事實的例子來作證明：去年暑假他從河南大學前來大夏接事，當他到校門的時候，校警因瞧他一身短裝，阻止入內，後來探知他乃是校裏的新院長先生，方始連忙惶恐地請他進校；但從此那校警便不敢輕視任何短裝的人了！

他自從着了土布短裝後，所受到社會上的非議與歧視，真不知有多少次數！但是他絕不因此稍有屈伏，始終抱定那種『盡其力之所及，求吾心之所安』的心理，咬緊牙關地用浩然之氣去克服社會上的勢利觀念；這種堅決的精神，真足以金石為開！所以現在大夏大學有許多着慣西裝革履的學生，都受其感動而自願改着和他一樣一式的服裝，初非偶然！

現在他和大夏的學生在校附近舉辦一種『梵皇渡普及教育實驗區』，將教學做完全打成一片；一面教農民讀書識字，一面教他們紡紗織布，編製籐器，縫紉，養豬，養雞……等等生產工作；所以現在那帶地方已是煥然一新的環境了，各地聞名去參觀的團體已是不少；每天當太陽都快下地平線，那時在別的大學教授們或許已經口啣雪茄的躺在沙發上養神了，但他却仍難在鄉民羈髮，揮着汗指導他們！

『念二運動』的本身，或許誠有可斟酌的餘地，但至少就邵先生的那副鐵一般的精神而言。實足資為每個青年的師法！

會操隨拾

史濟宏

最近，凡是在上海底高中的軍訓學生，都在龍華中國航空公司底大草地去舉行大會操，臨時的丘九變成的丘八們，至少有四五千以上，看看真正實在有味。作者是當時處一份子而不是新聞記者，因此祇能把自己底情形寫些出來給本刊底讀者一位不容易碰到底朋友。先說預備罷！先二日，校中特別停課，加緊訓練，揀打靶選手，借洋鎗，搭營，忙得大家六神無主。總好二天已去，預備早些睡覺，養精蓄銳，用於明朝。可是事實上那裏辦得到，偷營就是第一件有趣大事。不住營的——作者就是。爲了精神興奮，蚊叮，休想睡，好不容易挨到剛打四點鐘，大家齊起身了。

「若要精神好，早上吃得飽。」許多同學中很都相信了這話，天還沒亮透，廚房已把中飯開出，有幾位三碗白米大飯，塞下肚子，不管廚房老板餓本。五臟廟已經發足，預備開拔。校門口搬場汽車早已停好，揀着又排又上車。

搬場車上飽吃灰沙，站在後部的差不多變成 Negro 一樣，且不在話下，就算進了飛機場外的大草地。「起步走」走進去。

司令部，Microphone 和擴音機，白話對聯，涼棚，野草，制服，來賓，假槍——站在後面預備被檢閱底我們，瞧不見那個是誰，講的什麼，有很大三架從 Microphone 中經過擴音機傳出來底聲音，簡直蚊子叫也不如（不是譁擾）可是，話也不能一筆抹殺，班禪身上那件土黃袍子瞧得很清楚。「二天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的片段

濠人

第九節 黃昏後欣開奏樂

黃昏後，那正是吃飽晚飯的時候，這時最好是繞着未名湖散步一週，然後才上圖書館去。

繞着柳岸走，看着新月沈在湖心中，有風的時候她就閃爍着，沒風的時候就靜止如壁。映着燈光明亮的宿舍的倒影，如像湖底另外有一個水晶的宮殿。景緻的佳妙，是很少見的。

假如是在夏天，那在思義亭東面的石舫上，常有些學生在那裏奏西樂。這石舫一邊臨水，一邊靠着小島。飯後無事，便常有些學生在那裏奏樂消遣。樂聲輸送到湖的四週，使行人不但覺到愉快，且羨慕他們的閒情逸致。如其他們的樂奏得不錯，這時候最好是坐在湖岸的柳陰下，看看湖裏的倒影，聽聽他們的樂曲。

繞着湖走，經過男生的宿舍前，也常會聽見各個地方的很不相同的樂調。有幾個廣州學生，他們奏得一手很好的廣東樂，很婉轉的，委美的，滯住了行人的脚步。

也有時候，聽見宗教樓上的鋼琴聲，給和暢的春風吹送到耳朵裏來。如其是到女院那邊去走走，那這樣的鋼琴聲更常於聽見；也許，還配上清脆的歌聲呢。

第十節 入夜時恨煞歌聲

一般的學生，晚上大都到圖書館去。有的是爲着要參考書必須到那裏去的；也有的是爲避免宿舍的煩囂和雜亂，到圖書館去便可以安靜的專一的用功；也不無有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爲着和愛人多並坐一刻而到圖書館去的。

一到了十點鐘，圖書館就關了門；所有的學生都回到宿舍來了。這時候，照理是應該睡眠的；但事實上多數並不如此。有的再在宿舍裏繼續用功，有的和三數友輩談天取樂；更有不少人就利用這個時候來洗澡。

加油，又是四小時，咱們的立功已經練得不錯了。」有幾位同學，其實下午同明天還有哪！話是不很響亮，不然給評許官聽到，我底們分數是要打折扣的。

站，從八點一刻到的，站到了十二點多，腿酸，腰痠；立正等於稍息，稍息變成睡下了。下午天還得比個你輸我勝，上午還祇是檢閱。班禪和市長都自己走來給我們瞧。

吃中飯當然休想，一人三個硬麵包一片薄牛肉，度過了個十二點半。有三位我們校中底靈斯特地算食靈漿，從上海趕來，據說是拿飯來給我們底隊長們吃，祇全在路上打翻了，因此大家一樣吃法，不分官長小兵。

出乎意料之外，一比再比三比，我們不錯，險乎倒下來。的丘九變成的丘八們，聽了司令台上的評判後，好似打了下嗎啡針，精神一振，結果拿到第四，雖則明天報上登是第五。在底同學們是很多滿足了，原意是不務榜已經是校運高潮，萬事如意。

以上是第一個階段。

再講明天，先是在西炮台射擊比賽，下午是給獎；這一項射擊比賽我們是有些希望的，選手中有二位是曾經真的上過戰場的。祇是天不照應，牛毛雨下了一早，打電話問去，說是延期了。又趕個早起，結果白早，虧得不是射擊選手不必早起，人數不多。

下午給獎自然也延期了。

第二個階段實在沒甚好寫；退回來評一下，祇不過我不是評判官，沒有資格評，就把各種衣服寫些出來。

製服顏色有黃，有綠，有白，有藍，有灰

十日談

學校是十一點鐘才息燈，他們還有一點鐘可以工作。這時候，也有些學生上床睡覺去；這些學生最是吃虧。因為他們給木屐走路的巨響聲，和浴室裏蓮蓬水管的沖水聲，吵得終於睡不着。這倒也吧了，最難堪的是這時候各種歌聲並作，在睡眠裏聽去就如像虎嘯猿啼；就是把被窩窩着腦袋睡覺，那難聽的歌聲也會由孔隙處鑽入被窩裏去，攪擾得要想睡覺的人終於睡不着！

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一般人洗澡的時候總喜歡唱着歌曲；假如這時候唱的是催眠曲或婉美一類的歌曲那也吧了；無如他們總是要唱着高調子，也不知道是根據什麼定律。調子越高他們越覺得滿意，那管睡覺的人恨得切齒！

第十一節 宗教樓耶徒祈禱

燕京大學是一個教會學校，宣傳宗教自然是創辦者主要目標之一。因是校裏有一個宗教樓，上面有一個很莊嚴的禮堂，那是專為禮拜祈禱用的。

一個教會的學校裏，學生中當然有許多是教徒。他們每天的清晨都要到宗教樓做禮拜，星期日那是不用說的。像燕大的那種辦法還好，學生的信教不信教完全聽自由主，並沒有強迫做禮拜的情事；當着全體的學生的面前，也還沒有引據聖經上的典故來衡論事理。所以學生中有一方很誠篤的信仰着，却也有一方敢於發表反對的論調。學生中有許多是教徒，所以就有許多學生要做禮拜和祈禱。他們死心塌地的相信上帝的萬能，誠心誠意的對着十字架祈禱。

嚴重的國難發生了，教徒們就來一個為國祈禱會。領導者是些博士學者，參加者全體基督教徒。當時的儀式是很嚴重的，教徒們的信心也是很真誠的。但不知道什麼緣故却絲毫沒有效驗，直至現在這嚴重的危機不但沒有消滅，而且還有日加急迫的趨勢。而且，在這祈禱會的後十幾天，日本的十幾隻飛機就到北平來示威；當時曾經在燕大的空上飛過，說不定正準對着宗教樓的禮堂呢！

第十二節 閱報處共黨宣言

，有各種各種顏色，我們的黃的如果不穿皮帶，可說像公共汽車上賣票人。綠的有二三種不同的深淡有一種說像郵差不是過甚其詞的。藍的粗看，要以為是從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去請來的。白的不錯，可惜跪下臥倒和臥下實彈射擊後恐怕要洗一洗了。寫到這兒忽然不寫下去，深恐講了這麼多壞話，訓練總監部不來干涉我，四五千丘九仁兄大人也將幫起而改之，一人打一記，作者也要歸道山去，算了算了。

學校裏的烟

小盧

(一) 前言

西裝革履的學生，若是衝着一枝繚繞的香烟，對於姿勢上確實增光不少。所以學生們的吸烟，對於校役與香烟公司增利不少。但是學校是至高無尚的教育機關，校規的緊密，對於吸烟有嚴厲的處分；再加新運動一來，不消說：年青的學生們不該應，就是年高的也要剷除。所以學生對於吸烟的事件，竟成了難解決的問題，於是便發生了下面的幾種花樣。

(二) 吸烟處

一個死寂的學校，各處都有先生們的監視，學生們要得着吸烟的機會，真是千辛萬苦，於是就和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一般，我到了幾處吸烟的地方，能寫寫意意的火抽其煙，若在無人之境一般。

廁所

最好的吸烟地點便是在廁所中，因為這是先生所絕不會到的地方。一方面可以解脫那種薰蒸的臭味；一方面可以做出『洋氣冲天』的姿勢。所以學校的吸烟室，是廁所的別名。

大學校如像現社會的狀況一樣，裏面各個份子很是複雜；在信仰和行動上，不但歧異而且常是衝突的。以宗教來說，耶，佛，道，回這些大教宗固不用說，就是神仙鬼怪，有的大學生竟也相信這個。就政黨上說，也是這樣；大學校裏無論什麼黨徒都有。黨徒最多的，當然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了。這差不多各大大學都是這樣，燕大也沒有例外。

國民黨是現政府的執政者，黨員過的不是奮鬥的生活，因是工作便沒有緊張的現象；更兼有的黨員並不是為着信仰主義而加入國民黨，又有的對於現實政治感到不滿的有話說不出口，因是就沒有切實的活動。國家主義派雖還活躍，但終遠不及共產黨的拼命奮鬥。他們的工作真是無孔不入，也不計在事實上有沒有效益。

在燕大，因為環境使然，共產黨員尚能遵守公德，和一般的大學很不相同。他們不在潔白的粉牆上寫標語，也沒有擾亂秩序的舉動。他們只把些宣言貼在各個閱報處上，或廁所裏；這要算是很文明的辦法了。

這些宣言或宣傳物是很常見的。在這些上面也很可以看見政黨的鬥爭：因為反對黨的人看了不服氣，在上面用鋼筆給牠罵得一塌糊塗，滑稽點的還給牠畫上些難看的事物；於是共產黨員看了大加震怒，就上面的字畫也用鋼筆改竄了，把對方的政敵罵得狗血淋頭！這也許是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的一點工作吧？

畢業

古月

自從會考的消息在報上發表後，每一個教員在課堂上，總是這樣地說着：

「大家都要注意一些啦！不要像從前一般，到課堂來聽講，都好像來做來賓一般！」

繼上的便是哄堂大笑，因為這句話是很幽默的。空氣仍是不緊張。

「會考在六月廿五日起舉行，高中畢業生須至南京受軍訓二月。」這突然來的消息，少爺們的學生不能不驚奇，誰都在理想着軍訓二月的可怕。

在近會考的前一月，學校裏爲了使

開夜車

更深夜靜，萬籟俱寂的時候，開夜車的朋
友們，在燭光搖曳之下看書，頗感有冷凄無味
不安的神情，若是把香煙放在嘴裏一抽，噴出
嫵媚之餘烟，真所謂「揚眉吐氣」，似乎灰黯
的天色也要光明一點，書上的文字也好像歷歷
在目了。

校園中

其長美景的時光，或在日落西山的時光，
真是學生暢敘談話的時際，若是在茂林修竹的
校園中，或是在幽僻的茅廬中，數人同集一堂
，在嘴上各自烟霧繚繞，吞雲吐霧，且抽且談
，歡暢極點。

(三) 掩蔽法

學校裏有訓育員，終日奔波巡查，同學們的
吸煙事情，被先生所察覺，當然是在所不免
的，學生因感此種困難，另發明了幾種方法使
先生難查出。

吞入嘴中

此種情形：要是正把烟放在嘴上吸吸大抽
，却巧先生撲面而過的時候，這時：它便能把
該着火之煙，反捲而吞入嘴裏，使該煙的火，
不觸肉體，并能維持一分鐘之長久。

流入袖裏

此種情形要是正把煙捏在手中，而并未放
上嘴的時光，若先生一來，它便能連忙的把那着
火之煙流入袖中，因袖中有紙管，煙流入着其
即熄滅。

踏入鞋底

學生們的吸煙，總是把烟點着後偷偷地放
在燈之橫木上，可使他人不得注意，若先生從

學生能有資格畢業，臨時抱佛脚地加上
三個鐘頭的軍訓，每星期要在太陽下操
三個鐘頭，少爺們是受不了的，所以，
十分之九是請假，雖然學校當局曾出過
一張「軍訓缺三課者不能參加考試」的
佈告。

校舍裏，比平時反而安適得多，每
天十二點鐘的時候，還有人睡在牀上，
不肯起身，誰都在想，考試還有好幾天
呢，寫意了幾天再說。晚上是非鬧到一
二點鐘不能安睡，不是在談着二月軍訓
的去與不去的問題，便是在談着女人，
大腿，面，乳。

「嘉，我越想越可怕，南京去一定
是像丘八般的受苦，每天四點半起身，
晒一日的毒太陽，辛苦了二隻腿，還要
受打，又沒好的吃，我真吃不了呀！」

「是的，我想也許在操的時候，我
會昏倒的，也許我會生病，遠離故鄉，
想着母親愛人，真夠苦死我的！」

「媽的！誰想出這個提議，真該九
死不能超生！」

「受二個月的軍訓，吃一點苦，換

換我們的生活，我想定是很有趣的，在
這個年頭兒，不吃苦是不成的！」

「難道你沒愛人嗎？慧定會哭死的
！別說這些話吧！」

「好啦，再糊塗一天吧！我們看電
影去，今天有什麼好片子？」

於是總動員，九點鐘從電影院裏出
的，又到飲冰室裏去吃冰，玩女招待。
然後唱着凱旋歌回校舍

高談轉清，說話又轉愛人方面去。

「嘉，你的華怎樣？有信來嗎？」

「別說，倒運的我，受着三重壓迫
，會考的苦難，經濟的困難，華美的拒
絕我，呀！我該自殺！」

「海，你進行得怎樣？最近爲什麼
沒報告？你這垃圾馬車也灰心了嗎？」

「那裏，我最近還寫過三封情書呢
？誰說我沒路？」

「拿出你的勇氣來，什麼會考，不
要放在心上！」

「愛人別談了，我們還來一個三缺
一，傷陰騷吧？」

「好！來一個通夜，反正祇有幾天

身後走來，祇要輕輕地用脚一動，煙便流在地面，然後用脚一踏即滅。

(四)餘語

我寫這篇東西，並不是所有的學校均是如此，但是總不能說完全沒有吧？也絕不是告訴一般同學，給它們神祕的方法，可以在校裏大抽其煙，不過作為談助耳。即使遵照此法進行，并不能全獲勝利與穩定。

漫天風雨說屁股 維 梯

十日談發行了一次學校生活特輯，滿目琳琅，讀之不禁把舊日在海外讀書時的景象，引上心來。於是信筆記下一則，寄之談談，作為此次特輯之一個馬後砲。

女性吸引力之偉大，絕對不受國籍，和種族的影響，所以在註冊處半工半讀的這位狄克絲(Dick)小姐，在有意無意中，得到了許多自名為忠實的男友，而且這些男學生，好像都預備做官傳家的，所以在學校之中，先行實習，把這位狄小姐的一飲一食，一言一笑，一舉一動，廣播於全校之中。而這位狄小姐，天天有一樁例行公事，比較上課，好像還認真一些，而且是非常的新生活運動化，信守時間，簡直半分鐘都不會錯誤。她每天黃昏九時三十分鐘，在這圖書館的閱覽室裏面，靜靜地，四週繞行一匝，然後從原來入口的這扇大門出去。她的風曲的頭髮，流利的眼線，微笑的顰眉，苗條的身材，輕盈的體態，足使全室讀書者的眼光，一齊集中起來，跟着她的緩步，慢慢的向前跑，直到她出了這扇大門為止，始憫然若有所失。在那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拿翁之勇，俾相之智，那裏有她這樣的偉大呢？

了，難道這開除嗎？」

于是嘉佈置桌子，南買洋燭，禮去借牌，惠買香煙，坐下來抽口氣，精神為之一振。

洗牌聲吵醒了睡熟的冠，加入作壁上觀，睡意不知何許去了！

曙光由窗口透進來，每個人抽了口氣說：

「停了吧！」

于是將牌一推，翻身睡倒，鼾聲大作。

翔般皇后

黃膺

這個年頭，人的思想，可算特別進步了。甚麼儉約明星，麵包西施，舞后，電影皇后，標準美人，美人魚，……像雨後春筍，連接不斷地產生了，發明了。像這樣高速度繁殖，不久後，恐怕舉國女人，都變為標準了！皇后了！××了！

社會是這樣的進展着，人們是這樣需要着，江灣翔般路皇后的產生，自然不能缺少了，何況，那裏有巍峨的學府

，許多研究專家，文學家，化學家……

經過了這些博學的專家，精細研究過後，分析過後，這位所謂「翔般皇后」就產生了。

突出於這詩般美麗的翔般路，「翔般皇后」不是東宮公主，也不是西宮公主，而在××體專。她名震翔般路，噴噴公子哥兒口裏雖已多時但認識她廬山面目的人，還少得很。自她學校開了××遊藝會，這位皇后，因容貌出來，給大家認識了，看清楚了。聲名從此更加響亮起來，震動遐邇。如花如玉的美影，投入年青人的腦袋，深深地刺着。做了皇后，身份兒自然高了，驕傲了。何況我們這位皇后不是選舉來的，用金錢買來的！

宮裏尋備森嚴，皇后深居宮裏，很少出來。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見到外，就不大碰見了。

在學校皇后終日唱着，跳着舞着，百靈鳥似的。傍晚，便穿一短褲，赤裸着玉腿，在運動場練習競走，跳高，柔軟運動。迷戀皇后的公子哥兒，這時便

有一天晚上，狄女士又到圖書館裏來表演她的淺笑和輕步，我却無意中注意到她的臀部，覺得既圓且肥，豐腴非常，簡直可稱得標準的健康美。旁邊恰巧坐了一位男同學，曾經追求過她，我有意逗他，便在他的面前，極力贊美那狄女士的美麗，那位同學不期而然，很興奮的問道，你也真覺的地美嗎？我很自然的答道，很美，很美，可稱是一位（屁股）The Great。這是大家知道的，俄皇庇探大帝（Peter The Great）人，在歷史上也算是個一世之雄，現在我把這「大」字（The Great），加之於這狄女士之身，自然覺得必然是贊美之意，惜乎「屁股」與「庇探」音近似而不同。洋鬼子當然懂得不得中國話，自然再來請教我，我因着體面關係，不便直告，於是信口開河的答道，屁股是美，股是健康。外國人聽到美麗和健康，高興得了不得，立刻要我將屁股兩字的拼法，寫給他看，我又信筆拼成（PeKoo The Great）給他，他信以為真，笑逐顏開的去向狄女士要功了，明天學校的出版為上這段消息竟登出了，而且把「大屁股」三字的英文，直寫出來。後來狄女士也知道了，認為我真真是贊美她的美，竟親來致謝，弄得我笑又不是，不笑又不能，窘迫非常，從此大屁股三字，於學校之中，風雨滿城，竟無人不知了。後來學校出版年刊了，狄女士的照片，不能不有，而（大屁股）三字，又照寫上去，我心中自不免又為着急，生怕為師長們查了真真的意義，輕薄之罪，無可逃免，幸而這一年的狄女士攜着這「大屁股」的頭銜，畢業而去，然而直到我走的那一年，這屁股 The Great 三字，猶為人津津樂道。現在事過境遷，這重公案，不了了之。

二五成羣，一隊隊走上那兒，臉兒貼在籬笆，伸着脖子望着，叫着，做着性聲，……未遲皇后的微笑。有的打那兒走過，便放着嗓子叫喊：

「羯般皇后！」

「Number X X！」

（皇后的背上貼着這樣的一個黑招色牌）。

從郊外吸來的溫柔的晚風，輕輕兒吻着皇后，皇后是美麗，一朵嬌艷的玫瑰花！

不知甚麼緣故？皇后今天黃昏時，竟破例踱出皇宮，在路上徘徊。她穿着件跟晚陽色的旗袍。美麗的衣服緊裹着嬌小嬌娜的身裁，像條花蛟。旗袍夾下

露出雪白的腿兒，大理右彫似的。被晚風吻着黑色的頭髮水波似的振動。皇后是美麗！一塊強性的磁石！喫飽了晚飯，在路上散步的公子歌兒，見着她出現，便站住了，貪婪地，微笑地釘住她，目光隨着她移動。

「羯般皇后！」

「江灣小姐！」

「Number X X！」

「好啊！」

「Good啊！」

這樣一片讚美聲，呼喊聲，在每個角落振動着，每個哥兒口裏放出來。皇后是微笑，低着頭，忽忽地回到宮裏去。

哥兒守在皇宮門口，望着，望着，五，五日



GOLDEN CALF BRAND 請飲 金牛牌

美國鮮橘水

消暑解渴 有益衛生 牌子最老 價色最廉

電話 一〇六〇

品立廠大塔鮮國美

號六二二路十海北所行發總

曹家渡盛會小紀

準之

清晨就給起身鐘鬧醒了，可見今天是不放假的；好不容易盼到這個教師節，滿意以爲得酣睡一早，而今都不想了，還是按例鑽出帳來，抱着書本上課去吧！

一課已畢，趁此機會，去填五臟廟；校門外氣象突異，路傍店鋪前都排着長檯，坐着許多老少婦女，雖非粉白黛綠，倒也點綴中山路風光不少！忽然看見一隊警士，步代整齊，衣裝淨潔，雄糾糾巡迴而來，這般景象，確不是平常容易看見的，何況警士們肩上的槍桿之上又加了白晃晃的刺刀呢！諸如此類，使我如至「南柯」不知此邦之習尚如何也。靈機一動，莫非教師們紀念節日，有些什麼遊行示威，但是以素日安分守己的清高之流，就是全國動員，也不必這樣武裝戒備啊！

呆吃呆看呆想，跑堂的却來告我此中真理了。原來曹家渡觀音大會，十年一舉，即在今日，周圍四鄉均須參加，料想盛況必不減於我上海法國民主紀念日之提燈會，小子何幸，恭逢其盛，不妨缺課而作壁上觀。

時已九時，人亦彙集，老王老李，先後而來，三位同志，都是引領而望，然而，望穿秋水，不見觀音，祇見人。

遠遠的炮竹連天，碎紙飛舞，來了！來了！不頃刻，即有多位執事，奔跑而過，大嚷讓開，對不住，隨後即有綢製之龍一條，逐珠而來（龍首前有一顆大綢之珠），既至校前，一聲笛令，鼓鑼齊作，龍戲珠而人跑，三四丈之龍體，依聲而舞，其

首：時東，時西，時南，時北，既而昂其首蟠其尾，洋洋意甚得也。喝采之聲，起於半空，乃吾掙走同學們已先登校門之牆，居高臨下，也看得得意。

一龍旋去，復來一龍，演舞如前者，祇是顏色不同，前者白龍，這個却是藍的。似此，白龍藍龍之後，還有綠龍黃龍紅龍等等，依多見不奇之公式，且不記下。其後，黃傘數頂，權閣二，惜我早年進士（近視），未能暢意觀賞。

八騎人驢，有一倒騎，男女滲雜，繡服錦帶，這是八仙。又有細樂，笙，簫，笛，鼓，胡琴，月琴，均以珠綴之物飾之，這是中國藝術。男女小孩二十餘人，右手撐腰，左臂平伸，下垂香爐，鼎，等類物，乃以細鉛絲作鈞，刺入肉內，懸之而行，這是「燒肉香」。

數對高木桿，高約二丈餘，其上各載一人，扮作古時英雄，僧，道，有飾濟公活佛者，能夠退着走，橫着走，於是半空中又起喝采之聲，我却「舌撻」。高曉去後，又是龍隊來了，這番鼓聲，與前不同，熱鬧非常，猶如電影中有聲的表演黑人祭神。

大旗二面，上寫金家巷××，曹家渡二官堂，新生活運動，觀音大會；其後，又有旗一面，上寫××城隍。大傘一頂，一壯男，用嘴牙托住，搖搖而不倒，洵是奇觀。小童八人，學生裝（短褲短袖翻領衫水手帽），各持有柄的小橙，橙上有紙花，這是「拜香」。一聲口令，小橙爲人取去，全體演國術（打拳），不知何名，畢，取還小橙而去。

旗幟甚多，以前未曾注意，至見金家巷之旗後，始逐一細看。「南北少林國術團」的大旗後面，出現各種國術武器，也許應有盡有，但祇見一人表演，此人，弄一輪叉，使之繞頭而轉，繞身而轉，跌臥地上，輪叉轉動不息，鏘鏘有聲，於是半空中有「再來一個」之聲，非常熱烈。

有帶眼鏡「承審官」坐于台上，大帽，公服，統靴，拿一把沒有扇面的摺扇，連連對人點頭打招呼，面前桌上，放着一隻便壺，人家叫他吃，他便仰着頸子，舉起便壺，水直往口裏倒，有如夏天吃冰啤酒。

一對對衙役走過，每人手中必拿一物，兩人對看瞪着眼，扭着頸，急走數步即停，停不久又走；拿板子，捧硃筆，墨筆，文房四寶盤，印信，等的人過後，一頂綠呢大轎，內中空空，却有八人招着。轎後有婦女三四十人，持香步行，各人均背着黃布袋，上書「進香大吉」；人力車數十輛，乘坐者，都是老年婦女，也有帶着小男孩的，這些人靜坐車上，毫無笑容，唇微動，似手喃喃有詞；觀音大會至此，即告出完。

參觀大會之志願已達，離午飯時刻尚有半小時，不願請假，一心厚臉遲到，走到××堂前，頓感一種沉寂的煩惱，三層樓房，教室數十間，僅有一室上課，其餘，不放假而停課，教師學生，同深慶幸，心照不宣。

二十三年教師節

護海公出巡記

秋棠

希奇的事情在上海灘是不絕的，聞北華興坊鬧鬼告一段後

，忽有護海公出巡見聞。

所謂護海公，是在滬東離華德路不到三里的一座古廟（蕭王廟）內，暇時散步，我常常走過，毫無可戀之處，只有廟門口兩株大樹和旁邊小茶館里劈拍的牌聲，使人注意而已。

在廢曆四月廿九日的早晨，灰沙滿路的齊物浦路的尾梢，行人不絕，打聽之下，說下午有盛會出迎。

午飯後，一心要去參仰（？）當時的護海公。走了段，人竟越走越遠，路也難走，又狹又高低，路旁的溪邊竹籬邊多告客滿；顯然迎會是要開始了，想到靜穆的鄉間變了這般熱鬧，大有神力偉大之嘆。

跨過幾座小橋，廟是近了，但再也不能擠過去。因為會已迎過來，於是找了個落腳的所在，仰其風光。

最先是差役樣的開導，旗旌招展上書：「出巡」大字。接着大鑼一對，可是拿鑼的却不用手，而是下手臂用鈎針刺過皮肉約莫一二十根；成一排。中鑲銀牌，鑼垂其下。那皮肉彈簧似的垂得很怕人，然而那人竟若無其事地，大步走過。後面又是個同樣的，不過所垂的是香爐，一個，兩個，多是一樣的垂的，不過所垂的有花盆，有盤香，有假山盆，……同時垂的手要一個人攔着，而且手里捏了放過的爆竹的或杆子，籍以着力。還有羣女的，穿得花花綠綠，在白嫩的皮膚上，同樣的垂着。雖然垂的是輕小的紙糊燈籠，花瓶，金魚盆，然而嬌力究不能勝任，尤其是年紀小的，看她們氣喘喘地，或者那隻受刑的手太難忍，蓋了塊手絹，免去太陽的乾逼，據說這叫做「

肉心燈。」有人說我們民族性弱，你瞧瞧：這種犧牲的精神，何等可敬啊！

有紹興人的跳鬼，真不錯，白無常，黑無常，野鬼，鬼王，一大淘。利用他們演目蓮戲的擅長，跳得多麼熟練，有趣。

跳鬼的過去了，於是紅的，白的，黃的，旗旌又在後面升出來。上書：沈家灘，陳家頭，周家弄，……：各樣的名。多數有黨國旗開道於前，旗旌後面是，「冬冬噲，冬冬噲」的敲打。或是「噓噓狂，噓噓狂」的小鑼和大鑼。兩邊持小旗的來往往，其神情，宛如戰場上的指揮官。

偶而，有幾個孩子騎了馬，打扮得像位小英雄。我想：這種孩子家里是有錢的，可以這樣出出風頭。

其次是扮滑稽的，面上塗得怪難看的，有的是吸雅片的老爺，有的是拉客的老鴿，有的是小偷，乞丐，……：總之多是下級社會的代表。幸虧會是向裏路迎的，否則一定要到租界去現現形呢！

正在告一段時，有面白旗黑字寫着：「新生活運動」五大字。不禁萬分興奮，預想一定有良好的玩意，那知僅僅條龍，約有十幾丈長，新生活在此亦不免倒楣了！

此外過去的多是大同小異的男女肉心燈啦，吹打啦，騎馬啦，實在沒有甚麼好看，不過還有種是一柄大檣，綴以紅綠彩球，四個（或兩個）女人扶着檣柄，有扮小花面的且跳且唱，多是一些手扶欄杆，無錫景，蓮花落的俗曲。女的對搭着。這種在萬目睽睽下犧牲色相的熱忱；多麼可佩。還有些男的扮女人，

真難看，唱得既難聽，表演也狠狠，令人見而頭痛。

最注目的要算剃八字鬚的溫官，居然高坐，拿了尿壺當茶喝，還有扮皂役在互應。

其餘的有舞刀，踏高蹺，耍鋼叉，有的挑了茶廂担，上蓋花轎頂；和肉心燈垂幾塊磚頭的，也湊湊數。什麼三百六十行，行行色色，居然多有份。就是陳舊的幡，牌，也拴出來。還有只大風箏，不知有甚用意？也在行列中。然而總敵不過肉心燈來得多，後來竟連八十斤的香爐，燭台，……也垂着。如果在平時，恐怕兩個人也扛不動，而今居然力大無比，而且其中多數是衣服綾羅和西裝，也許是「養尊處優」，竟作此勞力，究竟為誰啊？

自從十二點多開始迎起，一直到四點多，還是陸續不絕，因為七年的停止，今一旦舉行，其盛況可想而知了。

但是苦了我們這羣觀眾，立得腿酸力乏，又加以炎陽逼人，晒得頭暈腦漲，何況又是擠得水洩不通。

我只希望完了！完了！那知旗旌一面過了，又一面，自還有許多呢。

好容易，才見護海公菩薩神駕過後，方始完了，然而日已過西了。

據說：會是迎到虹鎮止，這短短的一程，竟要如此長長的，一段，使我們不得不嘆護海公神力之偉大，更要謝謝護海公，我以為出巡是前呼後擁的武士，兵馬，那知來了這許多新鮮的玩意兒，真天曉得！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三章 第三次悲劇(下)

「不僅槍聲！」麥根說時帶着一種抑制不住的緊張樣子。

「你說，他聽到另外一種使他驚怕的聲音嗎？但他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們呢？」

「那也是一部分的奇怪事情。我問他時他很忿怒。但他知道某一種事——某一種可怕的秘密；我覺得一定是如此的……哦，或許我不應當這樣告訴你的。或許會使利士遇到麻煩的。但爲了發生了這樣的可怕事情，你又非明白一個究竟不可。我想或者你可以和利士談談，使他把腦子裏東西告訴你聽。」

她重又用懇請的目光看着麥根，並且有一種絕大恐怖的表情在她的眼睛裏。

「哦，我真的願你去問問他！想法找出究竟來，」她用一種要求的語調接着說。「我會覺得平靜，假使——假使……」

麥根點着頭和拍拍她的手。

「我們會去使他說出來的。」

「但別在舍下去和他談話，」她很快地說。「那裏四圍的人和東西；利士要感到十分恐怕的。叫他到這裏來，麥根先生

。把他從那可怕的地方帶出來，這裏有人聽着他，他是不會覺得害怕的。利士在家。叫他到這裏來。並且，告訴他我也在這裏。或許我還能幫幫你們的忙……哦，給我做這件事吧，麥根先生！」

麥根對鐘看了一眼又把目光轉到那客人座位上。我知道他和安德一樣地熱望着能招利士來問一些話；考慮了一回之後，他拿起電話的聽筒來，史偉幹給他接到了陸家。從我所聽到的談話裏，他費了很大的力方便利士答應了他的要求。

「他很多疑，」麥根說，放下了聽筒。「但他已答應立刻穿了衣服到這裏來。」

那女人的臉上有一種認可的表情。

「還有一件事我得告訴你們，」她急促地說；「雖沒有什麼關係的。有一晚，在樓下客廳後面靠近樓梯的地方，我揀到一張紙——像從日記簿裏掉下來的。上面畫着一張圖，我們的房間都在上面，並且用墨水筆做着四個記號——被做記號是球麗，吉士，利士和我的房間。下面的角上還有幾個古怪的符號，或圖畫。一個是三隻釘釘在一顆心上；另一個有些像一隻

中間在擠進來。他的樣子非常慌張，用心地把頭轉去找尋着。我舉起手來使他注意，他看見了立刻就到我這邊來。

「麥根先生請你立刻回到他的公事房去，范思先生。」他語的調中似乎還有不便說出的話。「他叫我來請你們的。」

安德呆呆地看着他，一種恐怖的蒼白色立刻散佈在他的臉上。

「好，好！」范思抑制着自己，唯唯地答應。「我們此刻正看得非常有趣呢。但我們得遵從麥根的意思——哦，怎麼樣，陸小姐？」

但，不管他的想法弄明白麥根這意外的召請，安德是奇怪地靜默着；當我們把車子開回事務所時，她並不說話，但嚴重地坐着，她的目光無目的地直視着前面。

到事務所似乎經過了一個無限的長時期。一切都似乎凝凍了，連電梯都經過了長長的延遲。范思的樣子把這情形對付得很平靜；但葉達的嘴唇却緊閉着，重重地從他的鼻孔裏喘着氣，像一個在一種十分緊張狀態中的人。

當我們走進國家律師事務所的時候，麥根站了起來，用一種極度的和平態度看着安德。

「你得膽大些，陸小姐，」他說，用一種平靜，而富於同情情的調子。「一件悲慘而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等一下告訴你——」

「那是利士！」她無力地到椅子裏面對着麥根的寫字檯。

「是的，」他柔順地說；「是利士。你們走了五分鐘施德

報告……」

「他給人打死了——像珠麗和吉士！」她的聲音低得難於辨認，給這幽暗的房間帶進了恐怖的感覺。

麥根側着他的頭。

「你打電話他之後不到五分鐘，有人到他房間裏把他打死了。」

那女子乾號着，把頭埋到她的膀子裏。

「我們得去看一看，我的孩子，」他說。「我們得立刻到裏去看有沒有要做的事。你還是跟我們一車子去的好。」

「哦，我不願還家，」她哭着。「我怕，我怕！……」
(第十三章完)

文壇登龍術

章克標著

連史紙印	上下二冊	古式裝訂	風雅可愛
內容充實	趣味悠長	既莊且諧	亦喜亦憎
曝露鮮明	指摘入微	借鏡有道	趨避須問
莫入歧路	離此迷津	春雷一聲	直上青雲

定價大洋一圓陸角正

第一出版社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坊，均有出售



端午想出 (續三)

時在初夏，又屆端午，哎呀，這真使我也有點駭怕，就是那瘟疫邪氣和五鬼五毒，說都要在此時大顯其威風。即使此說是迷信，但試看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豈不還有許許多多的人民的大敵，其為害則甚于毒蟲惡鬼麼？

此等人民的大敵，甚于毒蟲惡鬼之吸入脂膏和害人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我想大家既都常感受其迫害的痛苦，也就用不着我再來一一的題名。但我記得一句俗話說：「鬼火見不得燈亮」；又我素所知道的，一切的毒蟲大多怕烟油；然則似此毒蟲惡鬼的大敵，又該是燈火與烟油了。

那末在這「吸烟室」裏面，縱無鴉片瓦上的油燈，也必定有燃吸烟捲的火柴；至于烟油

的開入，更何況乎烟灰也能代烟油之用？不過，這裏究竟能否拒惡鬼而殺毒蟲，最好從此能試試看呢。

此外，我也認為中國衰弱到了這一步田地，而國民的體格太壞亦為其原因之一。因而我就覺得像那些「憂時之士」，際此倭寇步步進逼的當兒，只是提倡放風箏，踢毽子，騎脚踏車，打太極拳，和練飛簾走壁工夫等等還不夠，何不于此再一提倡賽龍船？

剛巧我于前天有這點感想，但還是談日本，琉球的龍舟，而今南京果有人在提倡了（詳情見六月十日的民生報）。說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今只進到「一面交涉，一面準備」的地步，誰又能說是言行不符，徒自粉飾？更如何比「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庭花猶唱後」之舉？

一個女招待的自述

（理若）

說也慚愧得很，一昨筆者從（上中式的住所）遷移到（中下式房屋）來。為的是想減省點房金。我住的後樓，頗適於個人寄宿（理想成事實了）但是有點不合我的胃口。這是什麼緣故呢？唉！就是一到午夜（十二時後），甜蜜的夢就要被擾了。原因是前樓住的是二位女士（女招待）她們每晚從X公司回來（約十二時左右）。開輪就得用水（此水該讀者先生明白），用完水，也得要哼兩聲，她們日間在服務時，所聽的詞句，像小孩背書似的，背誦一番。有時帶了幾位男性朋友及又麻袋。雖然她們識相，（動作，聲音，放小聲）無如我和她們僅隔着一層不到五分鐘的板壁，試問這傳聲怎樣使她靜息？前晨予剛要進早點，這兩位女士不約而同的敲到予的房門首。滿面堆着笑容，曰：先生又要到寫字間去哉，繼道：「倪覺着有點對勿住先生。因為倪夜頭轉來，常常聲音大來些。會吵你吊告（吵醒），先生，格點事體總要原諒倪，為仔倪做女招待總要請幾位老茶客來聽聽和幫幫忙。倪來拉（

在）公司裏相泡一杯茶祇有三分小洋進賬（指茶客付二毫小洋），生意好格辰光一日泡仔十幾杯，勿好格辰光，三四杯也難泡。先生，替倪想想看，替倪吃用開銷那能夠呢？故所以，祇好老着着面皮，請茶客幫忙。先生！你看倪女招待有格身浪着仔蠻寫意，唉！伊拉祇好拿身體去掉來啊。（說時臉顯赤化了）懇泡茶是勿成功格！爽氣話一聲，日裏泡茶，夜裏接客（此客不是那客）。一聆了她一席話，祇好報請一笑。嗚！女子職業何在？

唯革命失地才會送回

（胡苦）

民族主義第二講中有云：「……當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一般中國反革命的人，說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後來革命的結果，不但不召瓜分，反打消列強瓜分中國的念頭。……」（在此幾句話前有以列強送回青島及威海衛作例）我們現在是很信任三民主義的，所以可拿來作個假設的定理；據此定理，那末我們的革命，趕快來一個革命吧！一個革命革掉，東三省還沒得送回，當然，再來一個，以下類推可也。

中國人最愛和平的呀

（胡苦）

民族主義第四講中有云：「……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又云：「……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是千萬萬確的，不過其和平云者，須有分別，即對世界是愛和平的，而對國內則異於是，此蓋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也。據說四川一省，自民國開元迄二十一年十月至，已火併四百六十七次了。——或者那裏別的好內戰的人不能代表中國愛和平的心理，四川地近雲南，雲南多苗子，性情強悍，好勇鬥；此輩人的野蠻性情，或者苗子的同路人。

禁不勝禁

（胡苦）

教育廳禁令發出之後，前幾天果然在無線電收音機裏再也聽不見「桃花江是美人窠」……「好哥哥」的調子了。不知怎的，今天在收音機裏又復發現了「……鳥雲兒那能比得上……」的從前所禁的「二歌曲之一」——「妹妹我愛你」。所真謂禁不勝禁。（徐系宇）

讀了三十期李三郎君的廣東學生，我不禁驚奇于案而嘆曰：「十日談難道缺乏稿子嗎？不然，為什麼要登載這類沒有意義的稿件呢？」三嘆之後，我又仔細再看，覺得這文除足以挑撥廣東學生與各會人士的感情外，實在再也找不出別的意思！在此外侮日迫的時候，還有人在鼓動狹小的地域觀念，以破壞團結對外的陣線，我真不明白，這些人究竟具的什麼心肝！難道中國不亡，心便不痛快嗎？

我又憶起外國影片公司時常攝拍華影片，以一二下流華人來代表全體中國民族，牠的目的不過在賣錢，明眼人，當然不會為其所惑，因為大團體裏面難免有三二不其份子，怎能以極小數來概括全體呢？李君這篇文章，究竟跟外國影片公司攝拍華影片有什麼不同？編輯先生，為什麼你們竟糊塗至此，居然刊出這篇文章來！

在李君方面，我想大概因為他偶而受過廣東學生氣了，故寫這篇文章來洩憤，然耶否耶！

(何實圖)

你的意見不對，你實在胡塗。

李君原文中是說明了只指少數的害羣之馬，並沒有一概抹殺。你因為看得太仔細了，所以節外生枝以為有挑撥之嫌，其實李君自己就是廣東人。所謂團結對外，應得不是文過飾非而先要肅清內亂，先安內而後足以言攘外，所以蔣總司令有剿共即抗日的邏輯。我們也相信惟有肅清了貪官污吏賣國求榮以及爭地盤爭勢力的人們以後，中國才有復興之望，否則便合起來了，也是烏合之衆，不堪一擊。我們應有正視自己的勇氣，不要以為自己的什麼都是好的。自己能檢舉，是最大的美德。外國的華影片，有許多是事實，他們的態度不對，用一種開玩笑的式樣，所以不好，倘使是很嚴肅的，那就含有警惕之意，不成其為侮辱的。這完全看處置的態度，不能光看表面。你倘使是廣東人，應該明白你的過慮了，因為我知廣東人坦白而富於熱情，他們肯認錯。編者很慚愧不能做得胡塗，否則到很容易通過一切難關的，如同特實施的新聞雜誌檢查之類。

至於希冀中國亡了才痛快的人，我想一個也沒有的。即使是貪官污吏，他們也明白了那時不傾於刮地皮，反而有被別人刮的危險。至於說了一句廣東學生的壞話，中國就會亡，恐怕也不至於。以後你寫文章，須得多用一點腦。(記者)

文壇又一怪象

一 卒

世界經濟大恐慌震破了整個世界，號稱東亞唯一大埠的上海，當然也不能倖免。君不見南京路上之慘象乎？各商店集貨如山，無法推銷，初而減價，繼而再減，減價之外，再加贈品，仍無人過問，則來一回大拍賣，但最後仍逃不了它必然的命運：關門大吉！

在這商業普遍不景氣的當兒，却有人新近發明了一門極可獲利的買賣。

這生意不獨穩可益，而且輕而易舉：只要有一個固定通信地址，擬一能引人們的注意刊物名稱，再於各報大登其徵稿啟事，僅須如此這生意就算開幕了。以後所有附足郵票的退稿，不需用與不用，均不退回，只將所附郵票收下。如此自然生意興隆，財源湧進，或

曰，此項收入甚少，小利可趨，穩獲大利則未必。吾曰，吾一人曾被賺去大洋七分，上海之遭此項損失者，曷止萬千？舉全國而計算之，則其數可觀矣。即使不能因此運獲大利，但在商業不景氣之今日，亦未始非一賺錢之買賣也。

或又曰，某刊物編輯先生架子太大，對於一班無名小卒之作者寄去的稿子，未蒙加以青眼；或雖附有退稿郵票，但該大編輯估該稿實無退還之價值，故不寄還者有之。如謂係居心吃沒郵票，則仍恐未必也。余曰，果係居心以吃沒無名作者之郵票為目的，則恐因生活所迫而此，亦未可知，故尚有原諒之餘地。如係搭編輯與架子，對無名作者的稿件，信手拋置。不論是否附有寄還郵票，皆以不還了之。在此種場合，該大編輯雖未居心吃沒郵票，但其情形則較居心收沒郵票為更可惡，我輩無名作者，更不得不嗚呼而攻之矣。

總而言之，硬說有人在玩着吃沒無名作者之郵票的把戲，這話似乎說得太歪曲一些，意思也未免略嫌歪曲，但當此文壇醜事迭出之秋，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某某編輯先生雖

未居心吃沒郵票，而吾郵票之被吃都已成爲已成之事實。因此，我仍固執着說：蓋事，仍固今日文壇怪象之一。

聞某刊物搬家時，曾有七大箱未經編輯先生拆閱的無名作者的稿子，豈吾於兩月前寄出之稿，現在尚未蒙某編輯拆閱嗎？吾仍然帶着一線希望，靜靜的等待着，但願吾言之不中，吾稿之得早日寄還，我個人幸甚，我們的文壇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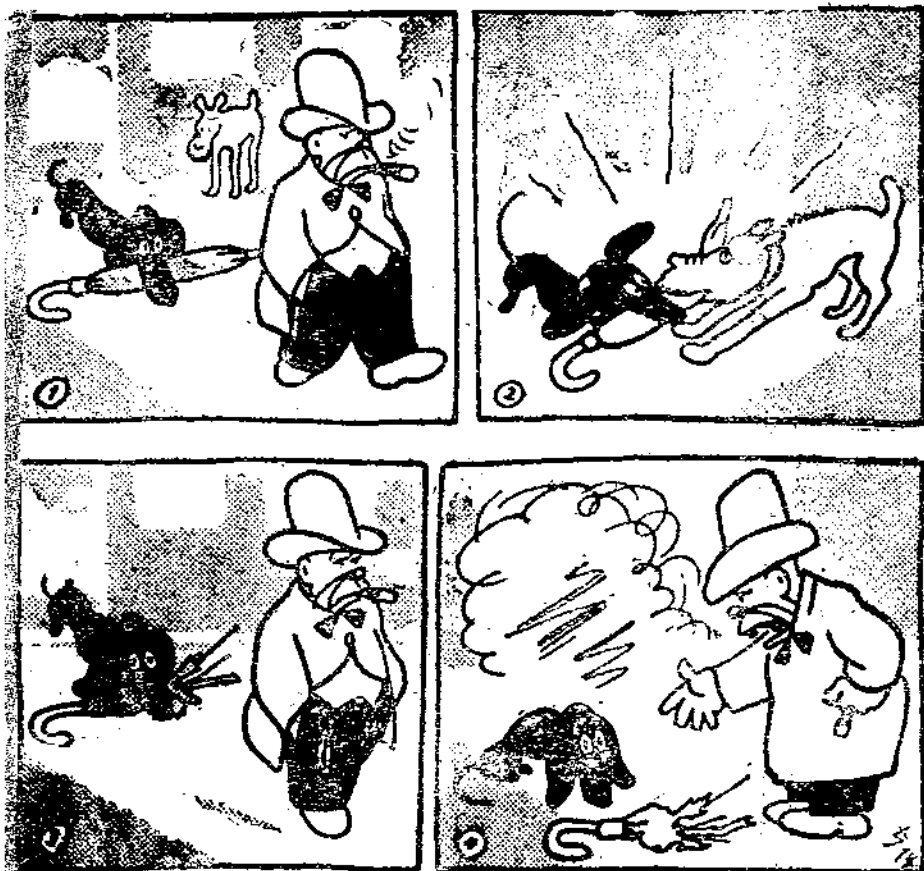
記者案：一卒君之理想，實太豐富，而入於幻覺矣。此種事實爲不可能者也，安有報上登了廣告徵稿而目的在騙郵票者。如要騙錢，方法甚多，何必如此蠢。現且騙來的稿子，不是總比若干分郵票值錢些嗎？至編輯之退稿，有最困難即在可用與不可用之間，暫存備用，因而擱置，即被遺忘，或因後來稿擠竟置未用，而忘了退寄。不過此等事是極少的。但稿既係投去，則對於編者應具若干分信仰，否則太無謂了，而且許多編輯人的嘆看稿之苦，因每天有數十件稿子，而其中大半是愚劣之作，的確要使人頭痛的。我想，如有好的稿子，無論那一個編輯，一定十分歡迎的。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戰爭的結果

黑白大戰，為爭食也，豈不是肉骨頭，但也得爭，倘使是可以喫的肉骨頭，爭鬥當更劇烈。爭鬥的結果，總是主人公晦氣。連年軍閥內戰，國家主人公的老百姓遭殃，同這道理。



編輯室

天下津津浦浦，悉受新生活運動之感化，上海的東西二郊，也有迎盛會，我們看了那記事，覺得也同鄉僻小村差不多，那麼中國的摩登化，是着實還要吾人努力了。上海說起來總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港口，仍舊是這樣的一種新生活運動，所以汪院長有闡明摩登涵義的必要了。摩登之為目前中國所不可少，吾人是一向極力主張的，雖則許多新舊的偽道學者戴假臉的嚴肅生活者，加以鄙薄，吾人却深信其為中國目前所必須，雖則儘有人誤解摩登的涵義，但吾人不可將錯就錯而放棄，我們必要將牠發揚光大起來。

我們上期的書中，有若干冊是附有一幅楊秀琼的小照，不是每本都有，有許多並不黏附。那是一個熱心的讚助者送給我們的所以我們也不預告，也不鼓吹，因為這是一時的，我們不是每期能有這樣的一頁。所以這數目太少了，也不能增多，只看各人的機會了，拿到的就算多了一幀美人魚的像，不拿到的也不必失望。我們以為十日談讀者一定全有這種雅量，而且也不一定重視這一頁的插圖，雖則那是為國增光在馬尼拉出風頭過的魚美人。

今文觀止材料甚少，因為編者見聞有限，讀者中如有見到好材料，幸通知或剪寄更盼，但報酬是沒有的，在這裡再說明一下。

這幾天是上海特別市是衛生戒嚴限日之內，有章克標先生寄來致林語堂先生公開信一件，可惜不及登出，只好留待下期發表了。我們對於衛生運動是表很大同情的，勸導隊等等，却不會見光臨過，大概這里已經很合衛生了。